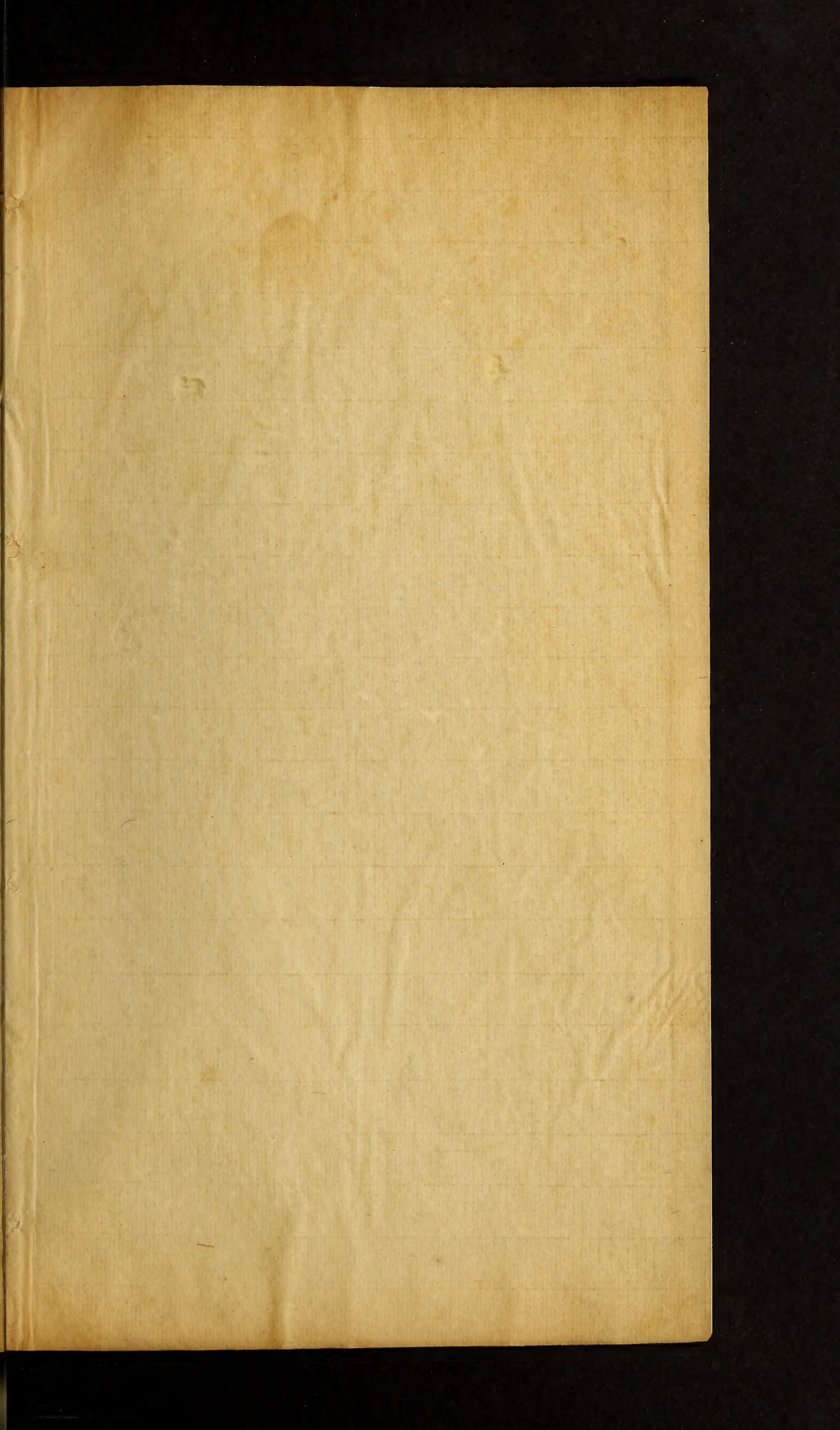


虛懷聽納而不能堅決不
特築室無成亦且小人得
以生討此失策之大者也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六十一

唐

文宗皇帝

丁未 太和元年。夏。四月。韋處厚請避位。不許。

上雖虛懷聽納。而不能堅決。與宰相議事已定。尋復中變。韋處厚于延英極論之。因請避位。上再三慰勞之。

以高瑀(冀州蓨人)爲忠武(貞元十年。以陳許節度爲忠武軍)節度使。

自大歷以來。節度使多出禁軍。大將皆以倍稱之息。貸錢以賂中尉。動踰億萬。然後得之。未嘗由執政。至鎭。則重斂以償所負。及是。忠武帥王沛(許州人)卒。裴度韋處厚始奏用高瑀。中外相賀曰。自今債帥鮮矣。

六月。以王播同平章事。

播入朝。力圖大用。所獻銀器以千計。綾絹以十萬計。遂得宰相。

秋。七月。葺莊陵。在西安府三原縣西北。

八月。兗海節度使李同捷叛。詔削其官爵。發諸道兵討之。

初。横海節度使李全畧本王日簡。賜姓名。卒。其子同捷擅領留後。朝廷經歲不問。全畧卒于寶歷二年三月。敬宗特詔不下。及上卽位。同捷冀易世之後。或加恩貸。遣使奉表。請遵朝旨。乃移同捷鎭兗海。朝廷猶慮河南北諸鎭構扇。同捷使拒命。乃悉加檢校官。已而同捷託爲將士所留。不受詔。詔削官爵。命烏重允王智興等。各帥本軍討之。同捷遣其子弟。以珍玩女妓賂河北諸鎭。李載義執其姪。并所賂獻之。史憲誠與全畧爲婚。獨

以資財助同捷。裴度不之知。以憲誠爲無二心。會憲誠遣吏至中書請事。韋處厚謂曰。晉公于上前。以百口保汝使。處厚則不然。但仰俟所爲。自有朝典耳。憲誠懼。不敢復與同捷通。時烏重允屢破同捷兵。王智興亦奏拔棣州。會重允卒。以李寰代之。寰所過殘暴。至則擁兵不進。但坐索供饋。詔以寰夏綏。以李祐爲横海節度使。

戊申

二年。春三月。親策制舉人。

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横。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賢良方正劉蕡字去華。昌平人。對策極言其禍。畧曰。陛下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又曰。陛下將杜篡弑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之政。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于今日。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閹寺持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或有不達人臣之節。首亂者。以安君爲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爲義。則政刑不由乎天子。征伐必自于諸侯。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

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治
于前。當治于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虞奉
典謨。克承丕構矣。昔秦之亡也。失于彊暴。漢之亡也。失
于微弱。彊暴。則賊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姦臣竊權而
震主。伏見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禍。不剪其萌。伏惟陛
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又曰。臣聞昔漢元帝卽位
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而綱紀日
紊。國祚日衰。姦宄日彊。黎元日困者。以其不能擇賢明
而任之。失其操柄也。又曰。陛下誠能揭國權以歸相。持
兵柄以歸將。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矣。又曰。法宜畫一。
官宜正名。今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
禁于南。則亡命于北。或正刑于外。則破律于中。法出多
門。人無所措。實由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又曰。今夏
官不知兵籍。六軍不主兵事。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
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讐。足已蹈軍門。視
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兇逆。而詐足以抑揚威福。
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閭。羈紲藩臣。下
臨宰輔。隳裂王度。汨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
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釁之心。無仗節死
難之義。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邪。又曰。臣非不知言發
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
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

考官散騎

考官既歎賞蕡策乃以指斥宦官擯棄弗錄衡鑑之公安在諫官又復爲執政所抑鉗口不言紀綱於是掃地矣

常侍馮宿（字拱之婺州東陽人）等見蕡策皆嘆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裴休（字公美濟源人）李郃（字子元道州延唐人）杜牧（字牧之佑之孫）崔慎由（字敬止融之孫）等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物論囂然稱屈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李郃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曰蕡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爲比今有司以蕡指切左右不敢以聞恐忠良道窮綱紀遂滅況臣所對不及蕡遠甚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不報蕡由是不得仕于朝終于使府（節度幕府）御史

秋九月詔削王庭湊官爵命諸軍討之

庭湊陰以兵助李同捷乃下詔罪狀庭湊削官爵命諸軍四面討之（時同捷軍勢日蹙庭湊不能救乃遣人說魏博大將亓志紹使殺史憲誠父子取魏

博。志紹遂作亂。引所部兵二萬人。逕逼魏州。義成節度使李聽討破之。志紹奔鎮州。开音牽。舊書作亓。音其。皆姓也。未知孰是。

冬。十二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處厚卒。

以路隋同平章事。

隋言于上曰。宰相任重。不宜兼金穀瑣碎之務。如楊國忠元載皇甫鎛。皆姦臣所爲。不足法也。上以爲然。于是裴度辭度支。上許之。

己酉三年春。二月。橫海節度使李祐帥諸道兵擊李同捷。破之。夏四月。同捷降。滄景平。

李祐帥諸道兵擊李同捷於德州。同捷請降。祐遣大將萬洪守滄州。宣慰使柏耆疑同捷之詐。自將數百騎馳

宰相敘百揆。其職固無所不統。自漢晉以來。丙吉大言燮理。謝安自命。流於是不親案吏。不視細事。名尊相體。實曠官常。路隋此言所謂知其一未知其二。至楊國忠輩擅權。通賄由於委任非人。以貪憸性成。當日即不兼瑣務。其能盡匡弼之職乎。

柏耆雖不免急功。然以諸道攻三年不能得之賊。一

且誅之其功固可抵過也乃以李祐之死遂令自盡何以勵用命之士哉

入滄州。以事誅洪。取同捷詣京師。或言王庭湊欲以奇兵篡之。者斬同捷傳其首。諸道兵攻同捷三年。僅能下之。而耆取爲已功。諸將疾之。爭上表論。貶耆爲循州司戶。初。祐病。聞耆殺洪。大驚。遂劇。上曰。祐若死。是耆殺之也。祐尋卒。賜耆自盡。

六月。魏州軍亂。殺其節度使史憲誠。推何進滔（靈武人。）知留後。以拒命。秋八月。以進滔爲魏博節度使。

初。憲誠聞滄景將平而懼。使其子唐（字得仁。後更名孝章。）奉表請入朝。且以所管聽命。詔徙憲誠鎮河中。而以李聽兼鎮魏博。憲誠竭府庫以治行。將士怒殺憲誠。奉兵馬使何進滔知留後。聽至魏州不得入。七月。進滔出兵擊聽。走之。

時河北久用兵。饋運不給。八月。遂以進滔爲節度使。以殷侑陳州人。爲齊德滄景節度使。是年。始以齊州隸橫海。滄州乘喪亂之餘。骸骨蔽地。戶口存者十無三四。侑至鎭。與士卒同甘苦。招撫流散。勸之耕桑。三年之後。戶口滋殖。倉廩充盈。

赦王庭湊。復其官爵。

庭湊因鄰道微露請服之意。遂赦之。

以李宗閔同平章事。

徵李德裕爲兵部侍郎。裴度薦以爲相。會宗閔有宦官之助。遂以宗閔同平章事。宗閔惡德裕逼已。出之滑州

九月。命宦官毋得衣紗縠綾羅。

元穎暗事召釁誠不足惜然蠻人已襲陷諸州而不聲其內犯之罪乃因表誅節帥爲之汲汲貶逐措置若此河北賊尙可去哉

上性儉素聽朝之暇惟以書史自娛聲樂遊畋未嘗留意駙馬韋處仁著夾羅巾上謂曰朕慕卿門地清素故有選尙如此巾服聽其他貴戚爲之卿不須爾

冬十一月禁獻奇巧及織纖麗布帛

南詔寇成都入其郛

西川節度使杜元穎以文雅自高不曉軍事減削士卒衣糧戍卒皆入蠻境鈔盜自給蠻人反以衣食資之由是蜀中虛實動靜蠻皆知之南詔嵯巔遂謀入寇初南詔勸龍晟淫虐不道弄棟節度使嵯巔殺之立其弟勸利勸利死立其弟豐祐豐祐趫敢善用其下曾杜元穎爲治無狀嵯巔遂謀入寇勸龍晟異牟尋之孫弄棟漢縣南詔于此置府今日姚州爲姚安府治以蜀卒爲鄉導襲陷嶲戎邛州戎州唐置今四川叙州府是餘注俱見前詔發近鎮

兵救之嵯巔自引兵徑抵成都陷其外郭大掠子女百工數萬人及珍貨而去嵯巔遣使上表曰杜元穎不恤軍士軍士競爲鄉導祈誅虐帥誅之不遂無以慰蜀士之心願陛下誅之詔貶元穎循州司馬

庚戌　四年春正月以牛僧孺同平章事

李宗閔引僧孺爲相相與排擯李德裕之黨稍稍逐之

二月興元軍亂殺節度使李絳三月以溫造爲山南西道節度使討平之

南詔之寇成都也詔山南西道發兵救之節度使李絳募兵千人赴之纔退而還詔悉罷之絳召新軍諭旨賜以廩麥而遣之皆怏怏而退監軍楊叔元素惡絳不奉已以賜物薄激之衆怒大譟掠庫兵趨使牙絳方宴走

登北城或勸絳縋而出絳曰吾爲元帥豈可逃去麾推
官趙存約令去存約曰存約受明公知何可苟免牙將
王景延戰死絳存約等皆遇害叔元奏絳收新軍募直
以致亂三省官上疏共論絳冤及叔元激怒亂軍之罪
上始悟以温造爲山南西道節度使討亂兵造行至襃
城遇興元都將衛志忠征蠻歸密與之謀以其兵八百
人爲牙隊五百人爲前軍入府分守諸門旣視事饗士
卒志忠密以牙兵圍新軍殺之八百人皆死楊叔元起
擁造靴求生造命囚之詔流康州（唐置今肇慶府德慶州是）

以柳公綽爲河東節度使

陘北沙陀（沙陀保神武川在陘嶺之北）素驍勇爲九姓六州胡所畏

伏。公綽至鎮。奏以其酋長朱邪執宜為陰山都督使居雲朔塞下捍禦北邊。執宜入謁。神彩嚴整。進退有禮。公綽謂僚佐曰。執宜外嚴而內寬。言徐而理當。福祿人也。使夫人與其母妻飲酒饋遺之。執宜感恩。為之盡力。自是虜不敢犯塞。

夏六月以裴度為司徒平章軍國重事

度以老疾辭位。故有是命。仍詔三五日一入中書。

秋七月以宋申錫字慶臣史不詳何所人。同平章事

上患宦官彊盛。元和寶歷逆黨猶在。而中尉王守澄尤專橫。嘗密與申錫言之。申錫請漸除其偪。上以申錫沈厚忠謹。可倚以事。擢為宰相。

九月以裴度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初裴度征淮西。奏李宗閔為判官。由是漸獲進用。至是

德裕在蜀治績實出杜黃裳韋皐之上獨以門戶恩怨之見牢不可破是以璧畫雖中機宜而舉措動多隔閡况宗閔僧孺輩乎於此見黨人之禍人家國可為深歎

宗閔怨度薦李德裕因其謝病出之。

冬十月以李德裕為西川節度使。

蜀自南詔入寇。一方殘弊。德裕至鎮。作籌邊樓。圖蜀地形。南入南詔。西達吐蕃。日召老于軍旅習邊事者。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未踰月。皆若身嘗涉歷。上命德裕修塞清溪關。在今雅州府清溪縣南。以斷南詔入寇之路。德裕上言。通蠻細路至多。不可塞。惟重兵鎮守。可保無虞。時北兵皆歸本道。惟河中陳許三千人。在成都有詔來年亦歸。蜀人恟懼。德裕奏乞鄭滑五百人。陳許千人。以鎮蜀。且言蜀兵脆弱。新為蠻寇所困。皆破膽不堪征戍。若北兵盡歸則與杜元穎時無異。朝臣建言罷兵。蓋由禍不在身。望人責一狀。留入堂案。他日敗事。不可令臣獨當國憲。朝廷皆從其請。德裕乃練士卒。葺堡鄣。積糧儲。以備邊。蜀人粗安。

申錫引用王璠不密害成，固皆自貽伊戚，特甚文宗既與謀誅宦寺，方且寄以腹心，乃反聞一行遂墮其術而不悟，甚矣其憒憒也

辛亥　五年。春正月。盧龍將楊志誠逐其節度使李載義。二月。以志誠爲留後。

上聞志誠作亂。召宰相謀之。牛僧孺曰。范陽自安史以來。非國所有。劉總暫獻其地。朝廷費錢八十萬緡而無絲毫所獲。今日志誠得之。猶前日載義得之也。因而撫之。使捍北狄。不必計其逆順。上從之。以載義恭順有功。拜太保。以志誠爲留後。

三月。貶漳王湊（帝之弟。）爲巢縣公。宋申錫爲開州司馬。

上與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引王璠（字魯玉元和初進士。）爲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泄其謀。王守澄。鄭注知之。使人誣告申錫謀立漳王。上以爲信然。甚怒。守澄欲遣騎屠申錫家。

飛龍使馬存亮固爭曰。如此則京城自亂矣。守澄乃止。
上命捕所告品官晏敬則等于禁中鞫之。皆自誣服。獄成。左常侍崔元亮(字晦叔。磁州昭義人。)給事中李固言(字仲樞。趙人。)諫議大夫王質(字華卿。通五世孫。)補闕盧鈞(字子和。藍田人。)等。請以獄事付外覆按。上曰。吾已與大臣議之矣。元亮叩頭流涕曰。殺一匹夫。猶不可不愼重。况宰相乎。上意稍解。復召宰相入議。牛僧孺曰。人臣不過宰相。申錫復欲何求。且申錫殆不至此。注恐覆按詐覺。乃勸守澄請止行貶黜。存亮即日致仕。坐死徙者數十百人。(申錫竟卒于貶所。開成初。詔復官爵。)

秋八月。以崔郾爲鄂岳觀察使。
鄂岳多盜。剽行舟。郾訓卒治兵。作蒙衝。(戰船也。)追討悉誅

之初鄘在陜以寬仁爲治或經月不笞一人及至鄂嚴峻刑罰或問其故鄘曰陜土瘠民貧吾撫之不暇尚恐其驚鄂地險民雜慓狡爲姦非用威刑不能致治政貴知變蓋謂此也

九月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注見前）來降

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盡帥其衆奔成都李德裕遣兵據其城（維州城本姜維故壘在高碉山上）具奏其狀事下尚書省集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爲上彼若來責失信養馬蔚茹川（亦曰胡蘆河出今固原州西南北流至寧夏府入黃河元和志蔚茹水在蕭關縣西一名葫蘆河）上平凉阪萬騎

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上以爲然。詔德裕以其城及悉怛謀悉歸之吐蕃。吐蕃誅之于境上。極其慘酷。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

尹起莘發明曰。維州之降。司馬氏光既是僧孺。而胡氏寅又復非之。此如訟牒紛拏。孰從而折衷。抑夫維州實唐之故壤。吐蕃盜而有之。幸而德裕展布方畧。悉怛謀擧衆來降。固非其他招納叛降之比。胡乃拒而不納。萬一河湟故土。盡復版圖。亦將却而絕之乎。審此。則牛李之是非決矣。

壬子

六年。春正月。羣臣上尊號。不受。

右補闕韋温字弘育。貫之之子。言今水旱爲災。恐非崇徽號稱之時。上善之。辭不受。

冬十月。立魯王永帝長子。爲太子。

杜悰欲用一官羈縻德裕
此特爲宗閔畫彙平憾耳

十二月。牛僧孺罷。

西川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數爲上言。縛送悉怛謀以快虜心。絕降者。非計也。上亦悔之。尤僧孺失策。僧孺內不自安。會上謂宰相曰。天下何時當太平。卿等亦有意于此乎。僧孺對曰。太平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雖非至理。亦謂小康。陛下若别求太平。非臣所及。退謂左右曰。主上責望如此。吾曹豈得久居此地乎。因累表請罷。乃出爲淮南節度使。

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入朝。

以李德裕爲兵部尚書。

初李宗閔與德裕有隙。及德裕還自西川。上注意甚厚。

書德裕曰朝夕可望入相豈轉以知舉與御史大夫爲重哉蓋德裕之意以悰爲宗閔謀主故僞爲驚喜寄謝蓋緩其傾陷之計史家乃謂德裕實艷羨科第淸華何異癡人說夢然德裕之機詐實亦可鄙矣

朝夕且爲相。宗閔百方沮之不能。深以爲憂。京兆尹杜悰謂曰。德裕有文學。而不由科第。常用此爲慊慊。若使之知舉。則可以平宿憾矣。宗閔曰。更思其次。悰曰。不則用爲御史大夫。宗閔曰。可矣。悰乃詣德裕告之。德裕驚喜泣下。寄謝重沓。宗閔復與給事中楊虞卿謀之。事遂中止。

癸丑 七年。春正月。加劉從諫同平章事。遣歸鎮。

初從諫以忠義自任。入朝。欲請他鎮。既至。見朝廷事柄不一。心輕朝廷。故歸而益驕。

二月。以李德裕同平章事。

德裕入朝。上與之論朋黨事。時給事中楊虞卿。與從兄

書稱威克愛克固行師不易之論而推之控馭外夷為尤宜觀載義以二卒守門回鶻即不敢犯令其勝嚴兵防衛遠矣無識者約束所過州縣逢迎供頓惟恐傷之損望長驕何足以言治體

中書舍人汝士（字慕巢）等。善交結。依附權要。上聞而惡之。故與德裕言首及之。德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悅者。他日又復言及朋黨。李宗閔曰。臣素知之。故虞卿輩。臣皆不與美官。李德裕曰。給舍非美官而何。宗閔失色。

夏六月。以李載義為河東節度使。

先是回鶻每入貢。所過暴掠。州縣不敢詰。但嚴兵防衛而已。載義至鎮。回鶻使者李暢入貢。載義謂之曰。可汗遣將軍入貢修好。非遣將軍陵踐上國也。將軍不戢部曲。使之侵盜。載義亦得殺之。勿謂中國之法可忽也。于是悉罷防衛兵。但使二卒守其門。暢畏服不敢犯令。

以鄭覃（珣瑜子。）為御史大夫。

初李宗閔惡鄭覃在禁中數言事奏罷其侍講上從容謂宰相曰殷侑經術頗似鄭覃宗閔對曰覃侑經術皆可尚然論議不足聽李德裕曰覃侑議論他人不欲聞惟陛下欲聞之幸甚後旬日宣出不由宰相進擬從中宣出除覃御史大夫宗閔謂樞密使崔潭峻曰事皆宣出安用中書潭峻曰八年天子聽其自行事亦可矣宗閔愀然而止未幾宗閔罷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秋七月以王涯同平章事兼度支鹽鐵轉運使

八月詔諸王出閤停進士試詩賦

上患近世文士不通經術李德裕請依楊綰議罷詩賦又言昔元宗以臨淄王定內難疑忌宗室不令出閤議

者以爲幽閉骨肉。虧損人倫。天寶之末。建中之初。所以悉爲安祿山朱泚所魚肉者。由聚于一宮故也。陛下誠能聽其年高屬疎者出閤。又除諸州上佐。使携其男女出外婚嫁。此則百年弊法。一旦去之。海內孰不欣悅。上曰。茲事朕久知其不可。今諸王豈無賢才。無所施耳。于是下詔。并停詩賦。然諸王出閤。竟以議所除官不決而罷。

既而德裕罷相。進士復試詩賦。

加盧龍節度使楊志誠右僕射。

初以志誠爲吏部尚書。志誠怒不得僕射。留官告使。朝廷不得已。加志誠僕射。別遣使慰諭之。

杜牧憤河朔三鎮之桀驁。而朝廷議者專事姑息。乃作書名罪言。大畧以爲上策莫如先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爲浪戰。不計地勢。不審

攻守是也又傷府兵廢壞作原十六衛署曰貞觀中內以十六衛蓄養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有事則戎臣提兵居外無事則放兵居內其居內也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三時耕稼一時治武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斧鉞在前爵賞在後飄暴交捽豈暇異圖自開元末愚儒請罷府兵武夫請搏四夷于是府兵內剷邊兵外作尾大中乾而天下撅然根萌燼然矣蓋兵居外則叛居內則篡使外不叛內不篡其置府立衛乎又作戰論以為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河北氣俗渾厚果于戰耕加以土息健馬便于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為富也國家無河北則精甲銳卒良弓健馬無有也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不可他使六鎮之師低首仰給咸陽西北戎夷大屯赤地盡取纔能應費是猶四支盡解頭腹兀然其能以是久為安乎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戰士離落兵甲鈍弊是不蒐練之過其敗一也百八荷戈千夫仰食此不責實之過其敗二也小勝則張皇邀賞貴極富溢則不肯搜奇出死此厚賞之過其敗三也多喪兵士顛翻大都跳身而來剌邪而去回視刀鋸氣色甚安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大將兵柄不得

自專恩臣敕使迭來揮之此不專任之過其敗五也今誠欲調持干戈灑掃垢汙以爲萬世安而乃踵前非是不可爲也又作守論以爲今之議者皆曰倔强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爲銜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豢擾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歷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爲快也愚曰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笞于家刑罰于國征伐于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歷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爲經愚見爲盜者非止于河北而已又注孫子爲之序曰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不知自何代分爲二道縉紳之士不敢言兵豈知自古主兵者必聖賢才能多聞博識之士乃能有功議于廊廟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于將耳彼爲相者安得曰兵非吾事吾不當知哉跳身謂逃至京師也刺邦謂貶爲刺史也

九月以鄭注爲右神策判官

注依倚王守澄權勢爗灼上深惡之侍御史李款字言源長慶初進士閤內奏彈注請付法司旬日之間章數十上守澄

匿注于右軍。左軍中尉韋元素惡注。軍將李弘楚。說元素召而殺之。因見上請罪。元素從之。注至。蠖屈鼠伏。佞辭泉湧。元素不覺執手款曲。以金帛厚遺而遣之。弘楚怒。解職去。王涯爲相。注有功焉。且畏王守澄。遂寢李款之奏。守澄言注于上而釋之。尋奏爲侍御史。充右神策判官。朝野駭歎。後注守太僕卿。兼御史大夫。舉欵自代曰加臣之罪。雖于理而無辜。在欵之誠。乃事君而盡節。人皆哂之。

冬。十二月。羣臣上尊號。不受。

羣臣上尊號。會中使薛季稜自同華還。言閭閻彫弊。上歎曰。關中小稔。百姓尚爾。況江淮比年大水。其人何如。吾無術以救之。敢崇虛名乎。因以通天犀帶賞季稜。羣

臣四上表竟不受。

上有疾。

上始得風疾。不能言。王守澄薦鄭注。上飲其藥。頗有驗。遂有寵。然上自是神識耗減。不能復故。

甲寅八年。春二月。壬午朔。日食。

夏六月。旱。

上以久旱。詔求致雨之方。司門員外郎李中敏字藏之。隴西人。上表曰。仍歲大旱。直以宋申錫之冤濫。鄭注之姦邪。今斬注而雪申錫。天必雨矣。不從。中敏乃謝病歸東都。

冬十月。幽州軍亂。逐節度使楊志誠。推史元忠主留務。志誠伏誅。

元忠獻志誠所造袞衣僭物。詔流嶺南。道殺之。（已前以元忠爲盧龍節度使。）

以李宗閔同平章事。李德裕罷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李仲言爲翰林侍讀學士。

初李仲言流象州。（仲言以武昭事獲罪。具見前。）遇赦還東都。會留守李逢吉（逢吉由山南節度留守東都。）思復入相。仲言自言與鄭注善。逢吉使仲言厚賂之。注引仲言見王守澄。守澄薦于上。言其善易。仲言儀狀秀偉。倜儻尚氣。頗工文辭。有口辯。多權數。上見之大悅。欲以爲諫官。置之翰林。李德裕曰。仲言曏所爲。計陛下必盡知之。豈宜寘之近侍。上曰。然。豈不容其改過。對曰。仲言之惡著于心本。（猶言心根。）安能悛

改。上曰。逢吉薦之朕不欲食言。對曰。逢吉身爲宰相。乃薦姦邪以誤國。亦罪人也。上曰。然則別除一官。對曰。亦不可。上顧王涯。涯對曰。可。德裕揮手止之。上回顧適見。不懌而罷。始涯聞上欲用仲言。草諫疏極憤激。既而見上意堅。且畏其黨盛。遂中變。尋以仲言爲四門助教。給事中鄭肅韓佽。封還敕書。德裕出中書。王涯詐謂二人曰。李公適留語。令二閣老不用封敕。二人即行下。德裕聞之。大驚曰。有司封駁。豈當禀宰相意邪。鄭肅。字乂敬。滎陽人。韓佽。字相之。長安人。閣老。唐兩省官相呼之稱。仲言及注皆惡德裕。以宗閔與德裕不相悅。引宗閔以敵之。及是上遂相宗閔。而出德裕于興元。以仲言爲翰林侍讀學士。仲言尋改名訓。

十一月。王庭湊死。子元逵自知。成德留後。

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二語似矣然邪正固不容不別而朋黨實非朝廷所宜有如李德裕較之牛僧孺爲略正矣至其朋黨惡習何嘗不爲當時之害

元逵改父所爲事朝廷甚謹。已而以元逵爲節度使。

以李德裕爲鎮海節度使。

先是德裕見上。請留京師。上以爲兵部尚書。及是李宗閔言德裕制命已行。不宜自便。詔復以德裕鎮浙西。時德裕宗閔各有朋黨。互相擠援。上患之。每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

以王璠爲尚書左丞。

鄭注深德璠。泄宋申錫之謀事見前。李訓亦與之善。共薦之。

乙卯九年春正月。浚曲江及昆明池。

鄭注言秦地有災。宜興役以禳之也。

夏。四月。以李德裕爲賓客分司。路隋罷。

初德裕爲浙西觀察使漳王傅母杜仲陽坐宋申錫事放歸金陵詔德裕存處之會德裕已離浙西牒留後李蟾使如詔旨至是王璠等奏德裕厚賂仲陽陰結漳王圖爲不軌上怒甚路隋曰德裕不至此果如所言臣亦應得罪乃以德裕爲賓客分司而以隋代爲鎮海節度使不得面辭而去德裕尋復貶袁州長史制以上初得疾王涯呼德裕問起居不至又在蜀徵逋懸錢百姓愁困貶之

以賈餗字子美河南人同平章事

餗性褊躁輕率與李德裕有隙而善于李宗閔鄭注故上用之

五月以仇士良循州興寧人爲神策中尉

初。宋申錫獲罪。宦官益橫。上不能堪。李訓。鄭注揣知上意。數以微言動上。上意其可與謀大事。遂密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宦官爲已任。二人言無不從。聲勢烜赫。注多在禁中。或時休沐。賓客塡門。賂遺山積。外人但知訓注倚宦官作威福。不知其與上有密謀也。上之立也。仇士良有功。王守澄抑之。由是有隙。訓注爲上謀進擢士良。以分守澄之權。

六月。貶李宗閔爲明州刺史。秋。七月。以李固言同平章事。

京城訛言鄭注爲上合金丹。須小兒心肝。民間驚懼。鄭注素惡京兆尹楊虞卿。與李訓共搆之。云此語出于虞卿家人。上怒。下虞卿獄。注求爲兩省官。李宗閔不許。注

訓注開陳方畧未嘗非當時急務故言之足聳聽聞特二人皆姦邪無實所行不逮所言且復伐異黨同睚眦必報始則罔上以行私既乃僨事而誤國是知以言取人未有不為僉壬所惑者

毀之于上。會宗閔救虞卿。上怒。叱出貶之。虞卿亦貶虔州司馬。虔州。唐置。今江西贛州府是。以李固言為相。訓注為上畫太平之策。以為當先除宦官。次復河湟。次清河北。開陳方畧。如指諸掌。上以為信。寵任日隆。連逐三相。李德裕。路隋。李宗閔。威震天下。于是平生絲恩髮怨。無不報者。時人皆言注朝夕且為相。侍御史李甘揚言于朝曰。白麻出。我必壞之于庭。遂貶封州司馬。然訓亦忌注。不欲使為相。事竟寢。李甘。字和鼎。長慶末進士。封州。唐置。今肇慶府封川縣是。

以鄭注為翰林侍讀學士。貶李玨為江州刺史。

注好服鹿裘。以隱淪自處。上以師友待之。注之初得幸。上嘗問翰林學士李玨曰。卿知有鄭注乎。對曰。臣豈不知。其人姦邪。陛下寵之。恐無益聖德。至是。以注為工部

尚書翰林侍讀學士珏貶江州時注訓所惡皆目為二李宗閔德裕之黨貶逐無虛日班列殆空

陳弘志伏誅

時弘志為興元監軍李訓為上謀討元和之亂憲宗之崩當時皆言陳弘志弑逆事具前召之至青泥驛在漢中府畧陽縣西北青泥嶺上封杖殺之

李固言罷以鄭注為鳳翔節度使

初注求鎮鳳翔固言不可乃出固言鎮興元而以注為鳳翔帥李訓雖因注得進及勢位俱盛心頗忌注託以中外協勢以誅宦官故出注于鳳翔其實俟既誅宦官并圖注也注請禮部員外郎韋溫為副使溫不可或曰拒之必為患溫曰擇禍莫若輕拒之止于遠

貶。從之有不測之禍。卒辭之。

以舒元輿。李訓。同平章事。

元輿爲中丞。凡訓。注。所惡者。則爲之彈擊。由是得爲相。上懲二李朋黨。以賈餗及元輿皆孤寒新進。故擢爲相。庶其無黨。訓起流人。朞年致位宰相。天子傾意任之。天下事皆決于訓。王涯輩承順其風指。惟恐不逮。

冬。十月。以王涯兼榷茶使。

先是。涯請改江淮嶺南茶法。增其稅。及是上問鄭注以富人之術。注無以對。乃請榷茶。以涯爲使。其法籍民茶園。而量給之直。官自造作。人甚苦之。遂罷。後注敗。

殺王守澄。尹起莘曰。按唐書。王守澄。陳弘志二人之罪惟均。然弘志之死。卽杖殺之。故綱目書伏誅。至于

守澄則陰遣酖酒之。而又加贈其官。故綱目書殺。今依綱目。

訓注為上謀誅守澄。先授守澄神策觀軍容使。尊以虛名。實奪之權。至是遣中使就第賜酖殺之。訓注本因守澄以進。卒謀而殺之。人皆快守澄之受佼。而疾訓注之陰狡。于是元和之逆黨畧盡矣。

加裴度兼中書令。

李訓所獎拔。率皆狂險之士。然亦時取天下重望。以順人心。如裴度令狐楚鄭覃。皆累朝耆俊。久在散地。訓皆引居崇秩。由是士大夫亦有望其眞能致太平者。不惟天子惑之也。然識者見其横甚。知將敗矣。

十一月。李訓舒元輿鄭注等謀誅宦官。不克。以鄭覃李石

自古宦官之禍至甘露之變而極注訓合謀各懷私見既挾要功之意復無禦變之才築室道謀宜其敗耳君不密失臣臣不密失身猶不足爲若輩責也

同平章事。仇士良殺訓。注。元輿。及王涯。賈餗等。

始鄭注。與李訓謀。至鎮。選壯士數百爲親兵。奏請入護王守澄葬。仍請令內臣盡集送之。因令親兵殺之。使無遺類。約既定。訓與其黨謀。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乃以郭行餘元和中進士。鎮邠寧。王璠鎮河東。使多募壯士爲部曲。以羅立言宣州人。知京兆府事。韓約朗州武陵人。爲金吾衛大將軍。又與御史中丞李孝本宗室子。謀。并注去之。宰相惟舒元輿與其謀。他人莫知也。及是日。上御紫宸殿。百官班定。韓約奏左金吾聽事後石榴夜有甘露。因蹈舞再拜。宰相亦帥百官稱賀。訓。元輿。勸上往觀。以承天貺。上許之。先命宰相視之。訓還奏非眞。未可宣布。上顧

仇士良帥諸宦者往視之宦者旣去訓召行餘璠受敕璠股栗不敢前獨行餘拜殿下時二人部曲數百皆執兵立丹鳳門外訓召之入士良等至左仗韓約變色流汗士良怪之俄風吹幕起執兵者甚衆士良等驚走詣上告變訓呼金吾衛士上殿衛乘輿者人賞錢百緡宦官即舉軟輿迎上決殿後罘罳疾趨北出羅立言帥京兆邏卒三百李孝本帥御史臺從人二百皆登殿縱擊宦官死傷者十餘人訓知事不濟脫從吏綠衫衣之走馬而出王涯賈餗舒元輿還中書士良等知上豫其謀怨憤出不遜語上慚懼不復言士良等命左右神策兵五百人露刃出討賊殺金吾吏卒六百餘人諸司吏卒

及民酤販在中者皆死文千餘人擒舒元輿王涯王璠羅立言等皆繫兩軍涯年七十餘不勝苦自誣服與李訓等謀行大逆禁兵及坊市惡少年乘勢剽掠塵埃蔽天明日百官入朝上御紫宸殿問宰相何爲不來仇士良曰王涯等謀反繫獄因以涯手狀呈上上召左右僕射令狐楚鄭覃示之悲憤不自勝謂曰是涯手書乎對曰是也命楚覃參決機務使楚草制宣告中外楚敘涯等反事浮沉仇士良等不悅由是不得爲相而以鄭覃李石同平章事擒獲賈餗李孝本李訓爲人所殺傳其首左右神策出兵以訓首引涯璠立言餗元輿孝本獻于廟社徇于兩市命百官臨視腰斬于獨柳之下親屬

皆死孩穉無遺數日之間殺生除拜皆決于中尉上不豫知也鄭注將親兵至扶風知訓已敗復還鳳翔監軍伏甲斬之滅其家僚屬皆死右軍獲韓約斬之士良等進階遷除有差自是天下事皆決于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宦官自是氣益盛每延英議事士良等動引訓注折宰相鄭覃李石曰訓注誠爲亂首但不知訓注始因何人得進宦者稍屈縉紳頼之

十二月召六道巡邊使還京師

初王守澄惡宦者田全操等六人李訓鄭注因遣分詣鹽靈等道巡邊詔六道使殺之會訓注敗六道得詔皆廢不行至是召之全操等追忿訓注之謀在道揚言我入城凡儒服者盡殺之乘驛疾驅而入京城訛言寇至

民驚走諸司奔散鄭覃李石在中書覃謂石曰耳目頗異宜出避之石曰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屬不可輕也今事虛實未可知堅坐鎮之庶幾可定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且果有禍亂避亦不免覃然之石坐視文案沛然自若至晡乃定

以薛元賞為京兆尹

時禁軍暴橫京兆尹張仲方不敢詰以薛元賞代之元賞嘗詣李石第聞石方坐聽事與一人爭辯甚喧元賞使覘之云有神策軍將訴事元賞趣入責石曰相公紀綱四海不能制一軍將使無禮如此何以鎮服四夷即命左右擒出其黨訴于仇士良士良召之元賞已屬有

元賞擒杖軍將頗著風力於末流之錚錚者士良雖

強横據理直折彼固莫如之何因服往見又何爲哉

公事。行當至矣。乃杖殺之。而白服以見士良曰。中尉宰相皆大臣也。宰相之人。若無禮于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無禮于宰相。庸可恕乎。中尉與國同體。爲國惜法。元賞已囚服而來。惟中尉死生之。士良無可如何。乃呼酒與元賞歡飲而罷。

丙辰 開成元年春二月。加劉從諫檢校司徒。

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表請王涯等罪名。且言涯等荷國榮寵。安肯構逆。訓等實欲討除內臣。兩中尉仇士良魚弘志。遂誣以反逆。若其實有異圖。亦當委之有司。正其刑典。豈有內臣擅領甲兵。恣行剽劫。延及士庶。横被殺傷。臣欲身詣闕庭。面陳臧否。恐并陷孥戮。事亦無成。謹當修

飭封疆訓練士卒。如姦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仇士良等懼。乃加從諫檢校司徒。從諫復表讓曰。臣之所陳。繫國大體。可聽。則涯等宜蒙湔洗。不可聽。則賞典不可妄加。安有死寃不申而生者荷祿。因暴揚士良等罪惡。士良等憚之。由是鄭覃李石粗能秉政。天子倚之。亦差以自彊。

三月詔京兆收葬王涯等。

令狐楚從容奏王涯等身死族滅。遺骸棄捐。請收瘞之。上慘然久之。命京兆收葬涯等十一人。仇士良潛使人發之。棄骨渭水。

夏四月以李固言同平章事。

固言薦崔球李宗閔之黨。為起居舍人。鄭覃以為不可。上曰
公事莫相違。覃曰。若宰相盡同。則事必有欺陛下者矣
上與宰相語。患四方表奏。華而不典。李石對曰。古人因事為文。今人以文害事。上又嘗與宰相論詩。覃曰。詩之工者。無若三百篇。皆國人作之。以刺美時政。王者采之以觀風俗耳。不聞王者為詩也。陳後主隋煬帝皆工于詩。不免亡國。陛下何取焉。覃篤于經術。上甚重之。
秋七月。以魏謩字申之。徵五世孫。為補闕。
李孝本二女。配沒右軍。上取之入宮。拾遺魏謩上疏曰。
竊聞數月以來。教坊選試以百數。莊宅收市猶未已。又
召李孝本女。不避宗姓。大興物論。臣竊惜之。上即出之。
擢謩為補闕。謂曰。朕選市女子。以賜諸王耳。憐孝本女
孤露。故收養宮中。謩于疑似之間皆能盡言。可謂愛我。

公權以敢言著聞文宗亦嘉其風采然彼時宦寺弄權朝臣植黨未聞有所糾彈則亦杜欽谷永之流耳匿匡不諫澣衣托詞肇諫

不忝厥祖矣。命中書優爲制辭以賞之。謩後爲起居舍人。上就取記注觀之。謩不可曰。記注兼書善惡。所以儆戒人君。陛下但力爲善。不必觀史。上曰。朕曩嘗觀之。對曰此曩日史官之罪也。若陛下自觀史。則史官必有所諱避。何以取信于後。上乃止。又嘗命謩獻其祖文貞公笏。鄭覃曰。在人不在笏。上曰。亦甘棠之比也。

丁巳二年。春二月。彗星見。

彗星出于張。長八丈餘。詔撤樂減膳。以一日之膳。分充十日。

夏。四月。以柳公權爲諫議大夫。

上對中書舍人柳公權等于便殿。上舉衫袖示之曰。此衣已三澣矣。時衆皆美上之儉德。公權獨無言。上問其故。對曰。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納諫

亦近末節西巳

諍。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澣濯之衣。乃末節耳。上曰。中書舍人。不應復爲諫議。以卿有諍臣風采。須屈卿爲之。故有是命。

以陳夷行字周道。其先江左諸陳。世家潁川同平章事。

夷行性介直。同位多相牴牾。獨與鄭覃善。每議政事。嘗助之。是冬。李固言罷爲西川節度使。

冬。十月。國子監石經成。在今西安府學內。

初。鄭覃奏經籍訛謬。請令儒臣校正。準後漢熹平故事。蔡邕書石經事見前。勒石太學。從之。既而覃以宰相判國子監。奏以起居郎周墀字德升汝南人等。勘定文字。旋令上石。至是始成。考舊唐書。鄭覃所立石經。官校字體。有乖師法。立後數十年。名儒皆不窺之。即今西安府學石經是也。天

前盜殺武元衡以許孟容一言尚令窮捕兹則咎繫相臣直同兒戲且彼謀自鎮潞此則釁由宦豎每况愈下[illegible][illegible]何可問乎

祐中。韓建改築長安新城。石皆委棄城外。宋元祐中。呂大防始移今學。年歲久遠。剥泐殘闕。後人别為摹補刻立小石于碑旁。開成舊本。所存什之五六而已。

戊午　三年。春正月。以楊嗣復。字繼之。於陵子。李珏。同平章事。李石罷為荆南節度使。

上自甘露之變。意忽忽不樂。或徘徊眺望。或獨語歎息。嘗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恥為凡主。然與卿等論天下事。有勢未得行者。退但飲醇酒求醉耳。時宦官恣横。李石忘身狥國。故綱紀粗立。仇士良深惡之。潛遣盜殺之。不果。石入朝。盜射之。微傷。馬驚馳歸。又有盜邀擊于坊門。斷其馬尾。僅而得免。上大驚。詔中外捕盜甚急。竟無所獲。石懼辭位。上深知其故而無如之何。從之。

以李宗閔為杭州刺史。

楊嗣復欲援進宗閔恐爲鄭覃所沮乃先令宦官諷上上以語宰相覃果對曰陛下若憐宗閔只可量移若欲用之臣請避位陳夷行亦曰宗閔纖人嚮以朋黨亂政陛下奈何愛之楊嗣復曰事貴得中覃等因與嗣復互相詆訐上曰與一州無傷覃等退上謂魏謩曰宰相諠爭如此可乎對曰誠爲不可然覃等盡忠憤激不自覺耳李固言素與嗣復珏善固言旣罷引二人居大政以排鄭覃陳夷行每議政之際是非蜂起上不能決也

夏五月禁諸道言祥瑞

太和之末杜悰鎭鳳翔時有詔沙汰僧尼會有五色雲見于岐山近法門寺民間訛言佛骨降祥以僧尼不安之故監軍欲奏之悰曰雲物變色何常之有未幾獲白

兎監軍又欲奏之悰曰野獸未馴且宜畜之旬日而斃監軍不悅畫圖獻之已鄭注代悰奏紫雲見又獻白雉是歲遂有甘露之變及悰判度支河中奏騶虞見百官稱賀上謂悰曰李訓鄭注皆因瑞以售其亂乃知瑞物非國之慶卿在鳳翔不奏白兎眞先覺也對曰昔河出圖伏羲以畫八卦洛出書大禹以叙九疇皆有益于人故足尚也至于禽獸草木之瑞何時無之劉聰桀逆黃龍三見季龍暴虐得蒼麟白鹿以駕紫蓋以是觀之瑞豈在德願陛下專以百姓富安爲國慶自餘不足取也

上善其言遂詔諸道皆勿以祥瑞聞

秋八月詔神策將吏改官皆先奏聞

開成以來神策將吏遷官多不奏聞直牒中書令覆奏施行遷改殆無虛日至是始詔皆先奏聞狀至中書然後檢勘施行

冬十月太子永卒

初太子永之母王德妃無寵爲楊賢妃所譖而死太子頗好遊宴昵近小人賢妃日夜毁之上召宰相及兩省御史郎官議廢之皆言太子年少容有改過國本至重豈可輕動中丞狄兼謩論之尤切至于流涕給事中韋温曰陛下惟一子不教陷之至是豈獨太子之過乎翰林及神策六軍使數十人復表論之上意稍解宦官宮人坐流死者數十人至是暴薨通鑑考異曰太子永非良死也但宮省事秘外

人莫知其詳。故第云暴薨。

吐蕃彝泰贊普死。弟達磨立。

彝泰多病。委政大臣。僅能自守。故不爲邊患。達磨荒淫殘虐。國人不附。災異相繼。吐蕃益衰。

己未四年春三月。司徒中書令晉公裴度卒。諡曰文忠。

度鎮河東。以疾求歸東都。詔入知政事。正月至京師。不能入見。勞賜旁午。至是卒。上怪度無遺表。問其家。得半藁。以儲嗣未定爲憂。言不及私。度身貌不踰中人。而威望遠達四夷。四夷見唐使。輒問度老少用捨。以身繫國輕重。如郭子儀者二十餘年。

夏。五月。鄭覃陳夷行並罷。

太和政事已成尾大不掉夷行所陳深中時獘覃珏等不知以國事爲重而各匿私心言言傾軋朝政不綱正坐此輩庸臣所誤嗣復之因勢中傷尤爲奸險文宗毫不知昏眊殊甚矣

上與宰相論政事。陳夷行言不宜使威權在下。李珏曰。夷行意疑宰相中有弄陛下威權者耳。臣屢求退。苟得王傅。臣之幸也。鄭覃曰。陛下開成元年。二年。政事殊美。三年。四年。殆不如前。楊嗣復曰。元年。二年。覃。夷行用事。三年。四年。臣與李珏同之。罪皆在臣。因叩頭曰。臣不敢更入中書。遂趨出。上召還勞之。覃起謝曰。此乃嗣復不容臣耳。嗣復曰。覃言政事一年不如一年。非獨臣應得罪。亦上累聖德。退。三表辭位。上召出之。而罷覃及夷行。

覃性清儉。夷行亦耿介。故嗣復等深疾之。

秋七月。以崔鄲鄲之弟。同平章事。

鄭覃陳夷行既罷。鄲以太常卿入相。

冬十月。立陳王成美爲皇太子。

楊妃請立皇弟安王溶穆宗第八子。爲嗣。上謀于宰相李珏。珏非之。乃立敬宗少子成美爲皇太子。

上幸會寧殿作樂。有童子緣橦。一夫往來走其下。如狂。上怪之。左右曰。其父也。上泫然流涕曰。朕貴爲天子。不能全一子。召教坊劉楚材、宮人張十十等數人。責之曰。搆害太子。皆爾曹也。付吏殺之。因是感傷。舊疾遂增。十一月。疾少間。坐思政殿。召當直學士周墀。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上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墀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上曰。赧獻受制于彊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因泣下沾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

回鶻相掘羅勿弑彰信可汗。

掘羅勿引沙陀兵共攻可汗。可汗自殺。國人立㕎馺特勒爲可汗。會歲疫大雪。羊馬多死。回鶻遂衰。

武宗序非當立且甫立卽殺溶及成美雖士良等欲以此爲功而武宗之殘忍亦甚矣卒之享國不長其子亦不得立可以觀天道矣

庚申五年。春正月。帝不豫。宦官仇士良魚弘志。矯詔立潁王瀍穆宗第五子。爲皇太弟。廢太子成美爲陳王。帝崩。瀍殺成美。遂卽位。是爲武宗。考太弟之立。仇士良魚弘志所爲也。綱目于提綱不書士良等矯詔。而分注載之。綱與日義例不符。今依唐書帝紀改書。

上疾甚。命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引楊嗣復李珏至禁中。欲奉太子監國。中尉仇士良魚弘志。以太子之立。功不在已。乃言太子幼。且有疾。矯詔立瀍爲太弟。成美復封陳王。越二日。上崩。士良說太弟賜楊賢妃安王溶陳王成美死。太弟遂卽位。時敕大行以十四日殯成服。諫議大夫裴夷直上言期日太遠。不聽。士良等追怨文宗。凡樂工及內侍得幸者。誅貶相繼。夷直復上言。陛下繼統。宜速行喪禮。早議大政。以慰天下。而未及數日。屢誅戮先帝近臣。驚率土之視聽。傷先帝之神靈。人情何瞻。國體至重。若使此輩無罪。固不

可刑。若其有罪，何日何晚。又不聽。裴夷直，字禮卿，河東人。

秋八月，葬章陵。在西安府富平縣西北天乳山。

史臣曰，文宗恭儉儒雅，太和之初，政事修飭，號爲清明。然仁而少斷，宦官撓權，制之不得其術，故其終困以此云。

九月，以李德裕同平章事。

初，上之立，非宰相意，于是楊嗣復、李珏相繼罷去。五月，嗣復罷，以崔珙同平章事。八月，李珏亦罷。崔珙，博陵人。召德裕而相之。德裕入謝，言于上曰，致理之要，在于辨羣臣之邪正。夫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爲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爲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然所用皆朋黨之人，良由執心不定，故姦邪得乘間而入也。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爲欺罔，主心始疑，于是旁詢小人，以察執政。如德宗末年，所聽任者惟裴延齡輩，宰相署敕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

誠能愼擇賢良，以爲宰相，有姦罔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又曰：先帝于大臣好爲形迹，小過皆含容不言，日累月積，以至禍敗。兹事大誤，願陛下以爲戒。臣等有罪，陛下當面詰之。小過則容其悛改，大罪則加之誅譴。如此君臣之際，無疑間矣。上嘉納之。

冬十月，黠戛斯注見前。攻回鶻，破之。回鶻嗢没斯欵塞求內附。

黠戛斯部落，卽古堅昆，唐初結骨也。注俱見前乾元中。爲回鶻所破，不通中國。其人悍勇，吐蕃、回鶻常賂遺之，假以官號。回鶻旣衰，其酋長阿熱始自稱可汗。回鶻擊之，連兵三十餘年，反爲所敗。廬馺破殺，諸部逃散。可汗兄弟嗢没斯等，及其相赤心、那頡啜各帥其衆，抵天德塞下，貿穀食，且求內附。天德軍使溫德彝奏回鶻潰兵侵逼

中官蔭子至明季而弊極其實已濫觴於此中敏一判不煩言而切中竅要讜議銜恨有志者方當力爲主持德裕徒以門戶之見輒加貶謫不顧是非不循法度惟報復私嫌是務可鄙甚矣

西城。詔振武節度使劉沔字汪。彭城人。屯雲迦關唐書地理志單于府有雲迦關。單于府今歸化城是。以備之。

魏博節度使何進滔卒。子重順知留後。重順尋爲節度使。賜名弘敬。

十一月。以李中敏爲婺州刺史。

內謁者監仇士良請以開府蔭其子爲千牛。給事中李中敏判云。開府階誠宜蔭子。謁者監何由有兒。士良慙恚。李德裕亦以中敏爲楊嗣復之黨。惡之。出爲刺史。

武宗皇帝

辛酉會昌元年。春三月。殺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貶楊嗣復李珏蓬州刺史。裴夷直驩州司馬。

劉弘逸。薛季稜有寵於文宗。仇士良惡之。上之立。非二

明罰勑法惟當論其罪之當否罪不當雖小豈宜輕濫罪誠當雖大奚得姑容嗣復及珏如果誼謀廢立實為法所不容特以言出士良讒搆其情尚近曖昧耳杜悰年少新立不宜手滑云云所謂似是而非果爾則年既長立既久遂可不思明慎乎見即錄載宋范仲淹於光化知軍過厥棄城事欲為開貸其死所傳尤為悖理向已深斥其說而其手滑二字實即原本於此事不同而義則一因并著之

人及宰相意。故楊嗣復。李珏既罷。士良屢勸上除弘逸等。於是賜二人死。仍遣中使就誅嗣復及珏。杜悰奔馬見李德裕曰。天子年少。新即位。茲事不宜手滑。時陳夷行方復相。是月夷行以御史大夫同平章事。德裕乃與夷行及崔珙崔鄲三上奏。請開延英賜對。遂入。泣涕極言。上命之坐者三。德裕等曰。臣等願陛下免嗣復珏二人死。勿使既死而衆以為冤。今未奉聖旨。臣等不敢坐。久之。上乃曰。特為卿等釋之。德裕等躍下階舞蹈。上召升坐。歎曰。朕嗣位之際。宰相何嘗比數。李珏季稜志在陳王。嗣復弘逸志在安王。陳王猶是文宗遺意。安王則專附楊妃。鄉使安王得志。朕那復有今日。德裕等曰。茲事曖昧。虛實難

知。遂追還二使。更貶嗣復等。

夏六月。詔羣臣言事。毋得乞留中。

詔臣下言人罪惡。並應請付御史臺按問。毋得乞留中。以杜讒邪。其後上復謂宰相曰。文宗好聽外議。諫官言事多不著名。有如匿名書。李德裕曰。臣頃在中書。文宗猶不爾。此乃李訓鄭注。教文宗以術御下。遂成此風。人主但當推誠任人。有欺罔者威以明刑。孰敢哉。上善之。

上受法籙于趙歸眞。

拾遺王哲切諫。坐貶。

秋九月。詔河東振武備回鶻。

先是。回鶻諸部。奉烏介特勒爲可汗。及是天德軍使田牟。布之弟。欲擊回鶻以求功。奏稱回鶻叛將嗢沒斯等侵

逼塞下。請自出兵驅逐。上命朝臣議之。議者以爲擊之便。李德裕曰。窮鳥入懷。猶當活之。況回鶻屢建大功。今爲鄰國所破。遠依天子。未嘗犯塞。奈何乘其困而擊之。宜遣使者鎭撫。賜以糧食。此漢宣帝所以服呼韓邪也。上問德裕。嗢沒斯降。可保信乎。對曰。朝中之人。臣不敢保。況敢保數千里外戎狄之心乎。然嗢沒斯自去年九月至天德。今年二月。烏介始立。自無君臣之分。豈可謂之叛將。願且詔河東振武嚴兵保境以備之。仍詔田牟毋得邀功生事。從之。已而嗢沒斯誘殺赤心。擊走那頡啜。率所部來降。詔以嗢沒斯爲懷化郡王。賜姓李氏。名思忠。以其所部爲歸義軍。赤心那頡啜俱見上。

盧龍軍亂。冬十月。雄武軍使張仲武范陽人。討平之。詔以仲

武知留後。

初。盧龍軍亂。殺節度使史元忠。推牙將陳行泰主留務。表求節鉞。李德裕曰。河朔事勢。臣所熟諳。比來朝廷遣使太速。故軍情遂固。若置之數月不問。必自生變。今請勿遣使以觀之。既而軍中果殺行泰。立張絳。復求節鉞。朝廷亦不問。雄武軍使張仲武起兵擊絳。且遣軍吏吳仲舒奏表以聞。詔宰相問狀。仲舒言。行泰。絳。皆遊客。故習事。人心向之。計今軍中已逐絳矣。李德裕問。雄武士卒幾何。對曰。軍士土團合千餘人。德裕曰。兵少何以立功。對曰。在得人心。不在兵多。德裕又問。萬一不克。如何。對曰。幽州糧食皆在嬀州及北邊七鎮。萬一不能入。則據居庸關。絕其糧道。幽州自困矣。七鎮唐書地理志檀州有大王北來保要鹿固赤城邀虜石子航七鎮居庸關亦曰軍都關在今順天府昌平州西北即呂氏春秋九塞之一於是李德裕奏行泰

絳皆使大將上表脇朝廷邀節鉞故不可與今仲武表請討亂與之有名乃以仲武知盧龍留後仲武尋克幽州。已而以仲武爲盧龍節度使

十二月遣使慰問太和公主公主下嫁回鶻事具前回鶻烏介可汗。先是黠戛斯自謂李陵之後與唐同姓既破回鶻得太和公主遣達干十八奉以歸唐時朝廷未之知李德裕請遣使齎詔詣嗢没斯訪問公主所在從之及是回鶻烏介可汗引兵邀擊黠戛斯達干殺之劫公主南渡磧屯天德軍境上公主遣使上表爲可汗求册命烏介又使其相上表借振武一城以居上乃遣使慰問賑米二萬斛。上賜烏介可汗敕書諭以宜率部衆漸復舊疆漂寓塞垣殊非良計借城未有此比或欲但求聲援

亦須且于漢南駐止朕當許公主入覲親問事宜儻須接應必無所吝尋遣使行册命而烏介屢擾邊境遂不果行

壬戌二年春二月以李紳同平章事

先是崔鄲罷爲西川節度使及是紳由淮南入朝遂相

以柳公權爲太子詹事

散騎常侍柳公權素與李德裕善崔珙奏爲集賢學士德裕以恩非已出因事左遷之

三月以劉沔爲河東節度使

初上以回鶻近塞遣兵部侍郎李拭鄘之子巡邊察將帥能否拭還稱沔有威畧可任大事遂以沔鎮河東

夏四月羣臣上尊號

上信任李德裕。仇士良惡之。會上受尊號。將御樓宣赦。士良揚言于衆曰。宰相與度支議減禁軍衣糧芻粟。如此。則軍士必于樓前諠譁。德裕聞之。自訴于上。上怒。遽遣中使宣諭兩軍。初無此事。且赦出朕意。非由宰相。士良乃惶愧稱謝。

秋七月。以李讓夷字達心。隴西人。同平章事。

陳夷行罷。遂以讓夷同平章事。

八月。回鶻入寇。詔諸道出兵禦之。

先是。屢詔烏介可汗帥衆北還。烏介不奉詔。至是。突入大同川。注見前。驅掠河東雜虜牛馬數萬。轉鬬至雲州。唐置。今山西大同府是。詔諸州發兵。俟來春討之。

九月。以白敏中（字用晦。居易從弟。）為翰林學士。

上聞白居易名。欲相之。以問李德裕。德裕素惡居易。乃言居易病衰。不任朝謁。其從弟敏中辭學不減居易。且有器識。故有是命。

冬十一月。以高少逸（渤海人。）為給事中。鄭朗（字有融。覃之弟。）為諫議大夫。

初。上頗好畋獵及武戲。五坊小兒。賞賜甚厚。嘗謁太后。從容問為天子之道。太后勸以納諫。上退閱諫疏。多以遊獵為言。自是出畋稍希。五坊無復橫賜。至是復幸涇陽。校獵。諫官高少逸、鄭朗諫曰。陛下比來遊畋稍頻。出城太遠。侵星夜歸。萬幾曠廢。上改容謝之。謂宰相曰。本

置諫官使之論事朕欲時時聞之宰相皆賀乃遞遷以賞之

吐蕃達磨贊普死

初達磨贊普有佞幸之臣（史闕其名）以爲相達磨卒無子佞相立其妃綝氏兄子乞離胡纔三歲首相結都那見之不拜曰贊普宗族甚多而立綝氏子國人誰服其令鬼神誰饗其祀國必亡矣因拔刀剺面慟哭而出佞相殺之國人憤怨其將論恐熱悍忍多詐以誅綝妃佞相爲名舉兵大破其國兵有衆十餘萬

癸亥三年春正月劉沔大破回鶻迎太和公主以歸

回鶻烏介可汗侵逼振武劉沔遣石雄（徐州帥）沙陀朱

邪赤心執宜下後賜姓名曰李國昌三部襲其牙帳沔自以大軍繼之雄至振武登城望回鶻見氊車數十乘從者類華人使諜問之曰公主帳也雄使諜告之曰公主至此當求歸路今將出兵擊可汗請公主駐車勿動雄乃鑿城爲十餘穴引兵夜出直攻可汗牙帳可汗大驚棄輜重走雄追擊大破之于殺虎山即黑山在今歸化城界可汗被創遁去保黑車子族室韋別種在突厥北善作車帳故以爲號雄迎公主以歸已而公主至京師詔宰相百官迎謁公主詣光順門去盛服脫簪珥謝和親無狀之罪上遣中使慰諭然後入宮

二月庚申朔日食

三月以太僕卿趙蕃爲安撫黠戛斯使

先是黠戛斯遣使獻名馬二詔太僕卿趙蕃飲勞之上欲

人君居中馭外尊卑之分本自秩然而柔遠大經惟在德懷威讋徒欲以文字爭衡抑亦末矣况遠尋苗裔傅會支離尤失敕命之體且即所稱北平太守亦有何足貴德裕頗擅文辭乃自謂能使異域奉約執禮而立言謬誕若此豈非千古笑資

令蕃就求安西北庭。李德裕等言。安西去京師七千餘里。北庭五千餘里。借使得之。當復置都護。戍兵萬人。不知此兵于何處追發。饋運從何道得通。此乃用實費以易虛名。非計也。上乃止。黠戛斯求冊命。上恐其不修臣禮。復求歲遺及賣馬。李德裕曰。回鶻有平安史之功。故有歲賜和市。黠戛斯未嘗有功于中國。豈敢遽求賂遺。若慮其不臣。當與之約。必稱臣。叙同姓。執子孫禮。乃行冊命。上以為然。乃以趙蕃為安撫使。命德裕草書賜之曰。貞觀中。黠戛斯先君。身自入朝。朝貢不絕。回鶻陵虐諸蕃。可汗能復讐雪怨。茂功壯節。近古無儔。今其殘兵不滿千人。須盡殲夷。勿留餘燼。又聞可汗與我同族。國家承北平太守謂李廣。之後。可汗乃都尉謂李陵。苗裔。以此合族。尊卑可知。今欲冊命可汗。且遣趙

蕃喻意。自回鶻至塞上。及黠戛斯入貢。每有詔敕。上多命德裕草之。德裕請委翰林。上曰。學士不能盡人意。須卿自爲之。

贈悉怛謀右衛將軍。

李德裕追論維州悉怛謀事。上言。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沒。惟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三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遂爲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憑陵近甸。旰食累朝。臣到西蜀。外揚國威。中緝邊備。維州熟臣信令。空壁來歸。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豈顧盟約。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累表陳論。答詔嚴切。竟令執還。蕃帥即以此降人戮于境上。絕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贈。魯州。河曲六胡州之一。在宥州西。故有是命。

夏四月。李德裕乞罷。不許。

德裕乞閑局上曰卿每辭位使我旬日不得所今大事
皆未就卿豈可求去

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卒其子稹自爲留後詔諸道發兵討
之

初從諫累表言仇士良罪惡遂與朝廷相猜恨及疾病
與幕客張谷等謀效河北諸鎮以弟之子稹爲都知兵
馬使至是卒稹秘不發喪逼監軍崔士康奏稱從諫疾
病請命其子稹爲留後上謀于宰相多以爲回鶻餘燼
未滅復討澤潞國力不支李德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
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
置之度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如李抱眞成

立此軍。德宗猶不許承襲。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略。劉悟之死。因授從諫。使其跋扈垂死之際。復以兵權擅付豎子。若又因而授之。則諸鎭誰不思效其所爲。天子威令不復行矣。上曰。卿以何術制之。果可克否。對曰。稹所恃者三鎭。但得鎭魏不與之同。則稹無能爲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其山東三州。謂邢洺磁。委兩鎭攻之。賊平之日。將士並厚加官賞。苟兩鎭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稹必成擒矣。上喜曰。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遂決意討稹。命德裕草詔。賜元逵弘敬略曰。澤潞一鎭。與卿事體不同。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上稱其詞

册命速則軍情固征討遲則軍備修武宗於盧龍之遣使則遲之澤潞之用兵則速之舉措一中窾會而

切要。曰當如此直告之也。又賜張仲武詔。令專禦回鶻。元逵弘敬得詔。悚息聽命。先是。崔士康表至。上遣供奉官薛士幹往諭從諫。使就東都療疾。遣稹入朝。士幹入境。不問從諫之疾。直為已知其死者。都押牙郭誼兗州人等。大出兵迎之。請用河朔事體。遂扶稹出見將士。發喪。不受敕命。德裕又以議者多言劉悟有功。稹未可亟誅。請下百官議。上曰。悟迫于救死耳。非素心狥國也。藉使有功。父子為將相二十餘年。國家報之足矣。稹何得復自立。朕以為凡有功當顯賞。有罪亦不可苟免也。于是制削奪從諫及稹官爵。以王元逵何弘敬為招討使。與河東節度使劉沔。河陽節度使王茂元。子。栖曜合力攻討。先是。河北諸鎮有自立者。朝廷必先有弔祭使。册贈使。宣慰使。繼往商度。然後用兵。故常及半歲。軍中得以為備。至是宰相亦欲遣使。上即下詔討之。元逵受詔。即日出師屯趙州。詔又以李彥佐為晉絳行營招討使。

功即成可以見樞機慎動之要

士良數語足盡自古刑餘蠱惑伎倆然前此文宗甘心受制莫可如何至武宗雖外示尊寵而不得不自乞罷退益信致亂之本惟在馭以英斷而權不下移更無餘事也

五月。以崔鉉（字台碩。元略子。）同平章事。

上夜召學士韋琮（字禮玉。萬年人。）以鉉名授之。令草制。宰相樞密皆不之知。時樞密使劉行深楊欽義。皆愿慤不敢預事。老宦者尤之曰。此由楊劉懦怯。墮敗舊風故也。

築望仙觀于禁中。

六月。內侍監仇士良致仕。

上外尊寵士良。內實忌之。士良頗覺。遂以老病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之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疏斥矣。其黨拜謝而去。

吐蕃論恐熱攻尚婢婢姓沒盧名贊心牙羊同國人。于鄯州本唐地。沒于吐蕃。

吐蕃鄯州節度使尚婢婢。好讀書。不樂仕進。國人敬之。年四十餘。彝泰贊普彊起之。使鎮鄯州。婢婢寬厚沈勇。有謀略。論恐熱謀篡國。恐婢婢襲其後。舉兵擊之。婢婢謂其下曰。恐熱之來。以我爲不足屠也。不如迎伏以驕之。然後可圖也。乃遣使犒師。且致書。深自卑屈。恐熱喜曰。婢婢惟把書卷。安知用兵。待吾得國。當位以宰相。坐之于家。無所用也。乃引兵歸。婢婢笑曰。我國無主。則歸大唐。豈能事此犬鼠乎。已而婢婢擊恐熱。大破之。恐熱單騎走歸。尋復擊婢婢。又大敗。于是婢婢傳檄河湟曰。汝輩本唐人。吐蕃無主。則相與歸唐。無爲恐熱所獲也。

秋七月。以盧鈞爲昭義節度使。

朝廷以鈞在襄陽。有惠政。得衆心。故使領昭義以招懷之。

遣御史中丞李回字昭度。新興王德良六世孫。宣慰河北三鎮。

詔遣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令幽州早平回鶻。鎮魏早平澤潞。回至河朔。弘敬元逵仲武皆具櫜鞬郊迎。立于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先行。自兵興以來。未之有也。回明辯有膽氣。三鎮無不奉詔。

以石雄為晉絳行營節度副使。

李德裕言。嚮日河朔用兵。諸道利于出境仰給度支。或陰與賊通。借一縣一柵據之。自以為功。坐食轉輸。延引歲時。今請詔諸軍。令王元逵取邢州。何弘敬取洺州。王

茂元取澤州李彥佐劉沔取潞州并得取縣上從之彥佐行甚緩德裕請賜詔切責仍以石雄爲副因以代之（已而雄代彥佐爲節度使受代之明日即踰烏嶺破五寨上得捷書喜甚謂宰相曰雄真良將德裕因言比年潞州市有男子磬折唱曰石雄七千人至矣劉從諫以爲妖言斬之破潞州者必雄也詔賜雄帛雄悉置軍門自取一匹餘分將士故士卒樂爲致死烏嶺山名在平陽府翼城縣東北與澤州府沁水縣接界）

八月詔忠武節度使王宰（智興子）趣磁州何弘敬拔肥鄉（三國魏縣今屬廣平府）平恩（漢縣故城在今廣平府曲周縣）

先是王元逵擊敗昭義兵拔宣務柵（在今順德府唐山縣東北以宣務山名）詔加元逵同平章事及是元逵前鋒入邢州境已踰月何弘敬猶未出師元逵密表弘敬懷兩端李德裕言忠武累戰有功軍聲頗振王宰年力方壯謀略可稱請

詔宰將忠武全軍徑魏博抵磁州。以分賊勢。弘敬必懼。此攻心伐謀之術也。從之。弘敬聞宰將至蒼黃出師。拔肥鄉平恩。殺傷甚衆。上曰。弘敬已拔兩縣。可釋前疑。既有殺傷。雖欲持兩端。不可得已。

九月。以王宰兼河陽行營攻討使。

時劉稹使牙將薛茂卿。攻陷河陽科斗寨。亦曰科斗店。在天井關南。天井關。注見前。會河陽節度使王茂元有疾。李德裕請以王宰爲河陽行營攻討使。使亟以軍援河陽。兼可臨制魏博。從之。茂元尋卒。宰遂進克天井關。忠武軍素號精勇。王宰治軍嚴整。賊甚憚之。薛茂卿以科斗寨之功。劉稹不加重賞。怨稹。密進款于宰。宰引兵攻天井關。茂卿小戰遽走。遂克之。茂卿入澤州。遣諜告宰。許爲內應。事覺。爲稹所殺。

冬十月以劉沔爲義成節度使李石爲河東節度使沔與張仲武有隙沔破回鶻獨迎太和公主以歸故仲武疾之朝廷恐其以私憾敗事故徙之

甲子 四年春正月河東都將楊弁作亂討平之

初河東行營兵馬使王逢沛之子奏乞益榆社隋縣今屬山西遼州兵詔河東以兵二千赴之時河東無兵李石召橫水戍在大同府西北卒千五百人使楊弁將之詣逢舊制軍士出征人給絹二匹劉沔之去自河東徙義成竭府庫以自隨石初至軍用乏以已絹益之人纔得一匹時已歲盡軍士求過正旦而行監軍呂義忠趣之弁遂作亂石奔汾州弁據軍府使其侄詣劉稹約爲兄弟朝議喧然言兩地皆應

罷兵。李德裕上言。太原人心。從來忠順。止是貧虛。賞犒不足。況千五百人何能爲。必不可縱。且用兵未罷。深慮所在動心。望詔李石還赴太原。召兵討亂。上從之。詔王逢留太原兵守榆社。以易定汴兖兵還討弁。又遣中使馬元實至太原曉諭。且覘之。元實受弁賂還。于衆中大言。相公須早與之節。德裕曰。何故。元實曰。自牙門至柳子列十五里曳地光明甲。若之何取之。德裕曰。李相正以無兵。故發橫水兵赴榆社。弁何能遽至如此之衆乎。元實曰。召募所致耳。德裕曰。召募須有貨財。李相止以欠軍士絹一匹。故致此亂。弁何從得之。元實辭屈。德裕曰。縱其有十五里光明甲。必須殺此賊。柳子。即柳林。在太原府太原縣東南。河東兵戍榆社者。聞朝廷令客軍取太原。恐妻孥爲所屠滅。乃擁監軍呂義忠自收太原。擒楊弁。盡誅亂卒。送弁京都。并其黨斬之。

三月。甲寅朔。日食。

以劉沔為河陽節度使。

李德裕言于上曰。事固有激發而成功者。陛下命王宰趣磁州。而何弘敬出師。遣客軍討太原。而戍卒先取楊弁。今王宰久不進軍。請徙劉沔鎮河陽。仍令以義成精兵二千。直抵萬善。鎮名。在懷慶府河內縣北。處宰肘腋之下。若宰識此意。必不敢淹留。若宰進軍。沔以重兵在南。聲勢亦壯。

上從之。

以劉濛字仁澤。晏之孫。為巡邊使。

朝廷以回鶻衰微。吐蕃內亂。議復河湟四鎮即西安四鎮。見前。十八州。謂秦。原。河。渭。蘭。鄯。階。成。洮。岷。臨。廓。疊。宕。甘。涼。瓜。沙。十八州。乃遣給事中劉濛巡邊。使先備器械糗糧。令天德振武河東。訓卒礪兵。以

歸眞之不宜親近德裕則切言之乃武宗溺而不悟自謂不爲所惑夫談道滌煩已違兢業萬幾之義未幾而學士除拜寵待逾優馴至躭餌金丹詭稱換骨狎昵道流之害更不止妨及政事已也

俟今秋。

以趙歸眞爲道門教授先生。

上好神仙。歸眞得幸。李德裕諫曰。歸眞敬宗朝罪人。不宜親近。上曰。朕宮中無事。時與之談道滌煩耳。至于政事。朕必問卿等。與次對官。雖百歸眞。不能惑也。德裕曰。小人見勢所在。則奔趣之。旬日以來。歸眞之門車馬輻輳。願陛下深戒之。

夏六月減州縣冗員。

李德裕以州縣佐官太冗。奏令吏部郎中柳仲郢（字諭蒙。公綽子。）裁減。凡一千二百一十四員。

詔削仇士良官爵籍沒家貲。

宦官有發士良宿惡。于其家得兵仗數千。故有是命。

秋七月。以杜悰同平章事。

上聞揚州倡女善爲酒令。敕監軍選而獻之。監軍請節度使杜悰。悰不從。監軍怒。表其狀。左右因請敕悰同選。上曰。敕藩方選倡女入宮。豈聖天子所爲。杜悰得大臣體。朕甚愧之。遽敕勿選。召悰入相。勞之曰。卿不從監軍之言。朕知卿致君之心。今相卿。如得一魏徵矣。悰既相。李紳罷爲淮南節度使。

八月。邢洺磁三州降。郭誼斬劉稹以降。

稹少年懦弱。押牙王協兵馬使李士貴用事。專聚貨財。府庫充溢。而將士有功無賞。由是人心離怨。邢州將裴

問請降于王元逵。洺州守將王釗磁州守將安玉請降于何弘敬。李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東。三州降則上黨不日有變矣。上曰。郭誼必梟劉稹以自贖。德裕曰。誠如聖料。上曰。于今所宜先處者何事。德裕曰。萬一鎮魏請占三州。朝廷難于可否。請以給事中盧弘止（字子彊。蒲州人。）爲三州留後。上從之。并詔盧鈞乘驛赴鎮。（鈞先領昭潞義節度。）人聞三州降。大懼。郭誼與王協謀。使人說稹以兵授誼。束身歸朝。稹許之。誼遂殺稹。滅其族。函首遣使奉表降于王宰。宰以狀聞。宰相入賀。上曰。郭誼宜如何處之。德裕對曰。劉稹騃孺子耳。阻兵拒命。皆誼爲之謀主。及勢孤力屈。又賣稹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宜及諸軍

在境并誼等誅之上曰朕意亦以爲然乃詔石雄將七千人入潞州以應謠言事見前昭義五州給復一年諸道將士等級加賞雄至潞州盡執誼等送京師皆斬之盧鈞素寬厚愛人及是赴鎭散卒歸之者皆厚撫之人情大洽昭義遂安

加李德裕太尉賜爵衛國公

加李德裕太尉衛國公德裕辭上曰恨無官賞卿耳初德裕以比年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詔令下軍前者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宦者爲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爲牙隊其在陳戰鬭者皆怯弱之士每戰視事勢小郤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

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霑賞。二樞密皆以為然。白上行之。自禦回鶻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自非中書所草詔。更無他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畧。故所向有功。元和後數用兵。宰相或不休沐。或繼火乃得罷。德裕從容裁決。率午漏下還第。休沐輙如令。沛然若無事時。河北三鎮。每遣使者至京師。德裕常面諭之曰。河北兵力雖彊。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歸語汝使。與其使大將邀敕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立事。結知明主乎。由是三鎮不敢有異志

冬十一月。貶牛僧孺為循州長史。流李宗閔于封州。注見前。

李德裕言于上曰。劉從諫據上黨十年。太和中入朝。僧

孺宗閔執政不留之加宰相縱去以成今日之患又使昭義孔目官鄭慶言從諫每得二人書疏皆自焚毀河南少尹李沚與德裕書言僧孺聞稹破失聲歎恨德裕奏之上大怒貶僧孺等初甘露之變李訓王涯賈餗等子弟數人皆歸從諫至是皆爲郭誼所殺德裕復下詔稱逆賊涯餗已就昭義誅其子孫識者非之

乙丑五年春羣臣上尊號

李德裕等請上尊號上不受凡五上表乃許

義安太后王氏敬宗母崩諡恭僖葬光陵東園

夏五月以李回同平章事

杜悰崔鉉罷回以戶部侍郎同平章事判戶部如故

冊黠戛斯爲英武誠明可汗

詔以陝虢觀察使李拭充册使。拭未行。會帝崩。事遂寢。大中初。復遣使册之。

秋七月。丙午朔。日食。

詔毁天下佛寺。僧尼竝勒歸俗。

上惡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道士趙歸眞等復勸之。乃先毁山野招提有常住之寺。蘭若釋氏靜室。至是敕上都東都。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節鎭。各留一寺。寺分三等。留僧有差。餘僧及尼。竝勒歸俗。寺皆立期毁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財貨田産竝没入官。寺材以葺公廨驛舍。銅像鐘磬以鑄錢。凡天下所毁寺四千六百餘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

九月。置備邊庫。

李德裕請置備邊庫。令戶部歲入錢帛十二萬緡匹。度支鹽鐵歲入錢帛十三萬緡匹。明年。減其三之一。凡諸道所運助軍財貨皆入焉。以度支郎中判之。

冬。十月。以衡山道士劉元靜爲崇元館學士。

元靜固辭還山。許之。

十二月。貶給事中韋弘質官。劉友益曰。不言所貶之官。史失之也。失之而書。病德裕也

李德裕秉政日久。好徇愛憎。人多怨之。左右言其太專。上亦不悅。給事中韋弘質上疏言宰相權重。不應更領三司錢穀。德裕奏曰。制置職業。人主之柄。弘質受人教道。所謂賤人圖柄臣。非所宜言。弘質貶官。由是衆怒愈

甚。

詔罷來年正旦朝會。

初上餌方士金丹性加躁急。喜怒不常。問李德裕以外事。對曰。陛下威斷不測。外人頗驚懼。天下既平。願陛下以寬理之。使得罪者無怨。爲善者不驚。則天下幸甚。上自秋來已覺有疾。而道士以爲換骨。至是詔罷正旦朝會。

丙寅六年。春三月。帝崩。光王忱本名怡。憲宗子。帝之叔。即位。是爲宣宗綱目作立光王忱爲皇太叔。帝崩。太叔即位。徐昭文考證曰。武宗疾篤。旬日不言。宦官定策禁中。立光王忱爲皇太叔。是忱之立。非由武宗。乃宦官定策也。且太叔之號。于古無之。考周懿王崩。父共王弟辟方立。是爲孝王。當依此例。據事直書曰。帝崩。光王忱即位。以著藩王入承大統之義。而去宦官所定不正之名。今從之。

上疾久未平。以為唐土德。不可以王氣勝君名。上名瀍。瀍旁從水。土所勝也。乃改名炎。初憲宗納李錡妾鄭氏生光王怡。幼時宮中皆以為不慧。太和之後。益自韜匿。羣居遊處。未嘗發言。文宗好誘其言以為戲笑。上性豪邁。尤所不禮。及上疾篤。旬日不能言。諸宦官密于禁中定策。下詔以皇子幼冲。立怡為皇太叔。更名忱。令權勾當軍國政事。太叔見百官。哀戚滿容。裁决庶務。咸當于理。人始知有隱德焉。上崩。以李德裕攝冢宰。太叔即位。德裕奉冊。既罷。上宣宗謂左右曰。適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顧我。使我毛髮灑淅。

夏。四月。尊母鄭氏為皇太后。

李德裕罷為荊南節度使。

德裕秉權日久位重有功眾不謂其遽罷聞之莫不驚駭。德裕既罷。遂以白敏中同平章事

趙歸眞等伏誅。

五月詔上京增置八寺復度僧尼。

六月定太廟為九代十一室。

復祀代宗以敬。文。武。宗自為一代。為九代十一室。既而禘于太廟禮院奏祝文于穆敬。文。武。但稱嗣皇帝臣某昭告。從之。

秋。七月。回鶻弒烏介可汗。

烏介之衆。降散餒死。所餘不及三千人。其相弒之。而立其弟遏捻遏捻衰殘部仰食于奚後張仲武擊奚破之遏捻走室韋。餘衆為黠戛斯所虜。回鶻寖耗

滅。

八月。葬端陵。在西安府三原縣東。

賀善贊曰。武宗天姿英果。善屬賢相。故能外攘黠戛。內平劉稹。然雖知惡釋氏。而仍信道流。則亦未得爲卓然者。

以牛僧孺爲衡州長史。李宗閔爲郴州司馬。

僧孺宗閔及崔珙楊嗣復李珏等五相。皆武宗所貶逐。至是。同日北遷。宗閔未行而卒。

九月。以李景讓名後已澄之孫爲浙西觀察使。

景讓在浙西。有牙將忤意。杖之而斃。軍中憤怒。將爲變。其母鄭氏聞之。出坐聽事。立景讓于庭而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以國家刑法。爲喜怒之資。而妄殺無

罪之人乎。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朝廷。使垂老之母銜羞入地。何以見汝之先人哉。命左右褫其衣坐之。將撻其背。將佐皆爲之請。久乃釋之。軍中遂安。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子幼。每自教之。宅後墻陷。得錢盈船。母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學問有成。此不敢取。遽命掩而築之。景讓官達。髮已斑白。小有過。不免捶楚。

冬十月。帝受三洞法籙于道士劉元靜。

十二月。戊辰朔。日食。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六十二

唐

宣宗皇帝

丁卯大中元年。春正月。赦天下。改元。

二月。旱。

上以旱故。減膳徹樂。出宮女。縱鷹隼。止營繕。命同平章事盧商（字爲臣。范陽人。帝卽位初相。）與御史中丞封敖（字碩夫。冀州蓨人。）疏理京城繫囚。大理卿馬植（字存之。扶風人。）奏曰。官典犯贓及故殺人。大赦所不免。今因疏理而原之。使貪吏無所懲畏。死者銜寃無告。恐非所以消旱災。致和氣也。詔兩省議之。諫議大夫張鷟等言所原死罪無寃可雪。宜如植奏。

大中務反會昌之政論史者徒以時相前後傾軋宋寔紹述紛更有類乎此殊不知宣宗未嗣位時久爲武宗所不禮而李德裕擅權日久又挾震主之勢觀太尉顧我毛髮灑淅數語與霍光驂乘何異則德裕

詔從之。以植爲刑部侍郎。植素以文學政事。有名于時。李德裕不之重。及是白敏中秉政。凡德裕所薄者。皆不次用之。

以李德裕爲太子少保分司。

初。德裕引白敏中入翰林。及德裕失勢。敏中竭力排之。使其黨訟德裕罪。故有是命。

閏月。敕復廢寺。

是時君臣務反會昌之政。故僧尼之弊。皆復其舊。

積慶太后文宗母。居積慶殿。故以是稱之。蕭氏崩。諡貞獻。葬光陵側。

夏六月。以令狐綯字子直。楚之子。爲考功郎中。知制誥。

上謂白敏中曰。朕昔從憲宗之喪。道遇風雨。百官皆散。惟山陵使長而多髯。攀靈駕不去。誰也。對曰。令孤楚。上

之取禍本其身自取豈待同列巧爲排擯而宣宗猜忌褊急之失有不止于矯枉過正者矣

李紳案奏湘罪不無迎合執政之心及御史覆奏其冤德裕自當平情昭雪乃竟以私意猝殺且罪及推勘之人箝門戶而尊威福其貶竄誠所當得柔立素爲所斥乃以爲之訟自得名然豈能欺有卓識者哉

日。有子乎。敏中以綯對。且稱其有才器。上即擢綯知制誥。問以元和故事。綯條對甚悉。上悅。遂有大用之意。

秋。八月。作雍和殿。

上敦睦兄弟。作雍和殿于十六宅。數臨幸。置酒作樂。擊毬盡歡。諸王有疾。常親至臥內存問。憂形于色。

冬。十二月。貶李德裕爲潮州司馬。

初。淮南節度使李紳。案奏江都令吳湘贓罪。盜用官錢彊取所部百姓女。當死。湘。武陵兄子也。議者多言其冤。詔御史崔元藻字亥華武城人。李稠。晉江人。覆之。與前獄異。李德裕素惡武陵。貶元藻稠。湘獄不復更推。即如紳奏處死。至是湘兄汝納。訟湘罪不至死。爲德裕所枉殺。御史鞫之。奏狀如汝

納言。于是貶德裕潮州司馬。有丁柔立者。方德裕秉政時。或薦其清直可任諫官。德裕不能用。至是。柔立爲右補闕。上疏訟德裕寃。坐阿附。貶南陽尉。明年。再貶德裕崖州司戶。德裕竟卒于貶所。

戊辰　二年春。正月。羣臣上尊號。

二月。以令狐綯爲翰林學士。

上嘗以太宗所撰金鏡。書名金鏡錄。授綯使讀之。至亂未嘗不任不肖。治未嘗不任忠賢。止之曰。凡求致太平。當以此言爲首。又書貞觀政要于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之。

上欲知百官名數。綯曰。六品以下。吏部注擬。五品以上。政府制授。各有籍。名曰具員。上命宰相作具員御覽五卷。寘于案上。

太阿不可倒持。宰相安得有權。李唐中葉以後威柄下移。政府擅竊成風。恬不爲異。雖以周墀鯁直。聞韋澳語。何爾愕然。習俗移人。吁可懼矣。

作五王院。

上欲作五王院。以處皇子之幼者。召術士柴嶽明使相其地。嶽明對曰。臣庶遷徙不常。故有禍福之說。陰陽書本不言帝王家也。上善其言。賜以束帛。

夏五月。己未朔。日食。

以周墀馬植同平章事。

初。墀爲義成節度使。辟韋澳（字子斐。貫之之子。）爲判官。及爲相。謂澳曰。何以相助。澳曰。願相公無權。墀愕然。澳曰。官賞刑罰。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己之愛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墀深然之。

太皇太后郭氏暴崩于興慶宮。（謚懿安。葬景陵側。）

初。憲宗之崩。上疑郭太后預其謀。又鄭太后本郭太后侍兒有宿怨。故上即位。待郭太后禮殊薄。郭太后意怏怏。一日登勤政樓。欲自隕。上聞之大怒。是夕暴崩。外人頗有異論。上不欲以郭太后附葬憲宗。有司請葬景陵外園。禮院檢討官王皥奏宜合葬祔廟。上大怒。白敏中召皥詰之。皥曰。太皇太后。汾陽王之孫。憲宗在東宮為正妃。母天下。歷五朝。豈得以曖昧之事。遽廢正嫡之禮乎。敏中甚怒。皥氣愈厲。周墀見之。舉手加額。歎其孤直。皥竟坐貶句容（漢縣。今屬江寧府。）令。（後咸通中。皥復為禮官。伸前議。乃始以太后配饗憲宗。）

冬十一月。萬壽公主適起居郎鄭顥。（絪之孫。）

顥以文雅著稱公主上之愛女故選尚之舊制以銀裝車上曰吾欲以儉約化天下當自親者始令依外命婦以銅裝車仍詔公主執婦禮皆如臣庶之法戒以毋得輕夫族預時事。顥弟顗嘗得危疾上遣使視之還問公主何在曰在慈恩寺觀戲場上怒歎曰我怪士大夫家不欲與我家爲昏良有以也亟召公主責之曰豈有小郎病不往省視乃觀戲乎由是貴戚皆守禮法如衣冠之族。

己巳　三年春正月以韋宙爲御史。

上與宰相論元和循吏孰爲第一。周墀曰臣嘗守土江西聞觀察使韋丹功德被于八州沒四十年老稚歌思如丹尚存。詔史館修撰杜牧撰丹遺愛碑仍擢其子宙爲御史。

夏四月周墀罷爲東川節度使

王宰入朝以貨結貴倖求以使相領宣武周墀上疏論之宰遂還鎮駙馬都尉韋讓求爲京兆尹墀言京兆尹非才望不可爲讓議竟寢墀又諫上開邊忤旨遂罷鄭顥言于上曰周墀以直言入相亦以直言罷上深感悟

加檢校右僕射

盧龍節度使張仲武卒

子直方爲留後直方尋授節度使暴忍喜遊獵軍中將作亂直方知之舉族逃歸京師軍中推牙將周綝爲留後明年綝卒軍人復立張允伸爲留後 張允伸字逢昌范陽人

五月武寧軍亂逐其節度使李廓程之子詔以盧弘止代之

李廓在鎮不治右補闕鄭魯上言其狀且曰臣恐新麥

唐自肅代以後河西隴右盡沒吐蕃及是雖因蕃亂請降版籍徙隸彊藩而田稅未歸司計則所云克復者亦虛有其名而已

未登徐師必亂速命良帥救此一方上素之省徐州果亂逐康上思曾言擢為起居舍人以盧弘止為節度使武寧士卒素驕有銀刀都（唐末藩鎮親軍多謂之都銀刀注詳後）尤甚屢逐主帥弘止至鎮都虞候胡慶方復謀作亂弘止誅之撫循其餘訓以忠義軍府遂安

秋七月克復河湟

先是吐蕃三州（秦原安樂三州注俱見前）七關（石門驛藏制勝石峽木峽六盤蕭七關俱在平涼府界）來降詔諸道皆出兵應接至是涇原節度使康季榮取原州及六關靈武節度使朱叔明取安樂州邠寧節度使張君緒取蕭關八月改安樂州為威州河隴老幼千餘人詣闕上御延喜門樓見之歡呼舞躍解胡

服。襲冠帶。詔募百姓墾闢三州七關土田。五年不收租稅。將吏能爲營田者。官給牛及種糧。溫池唐縣。故城在今寧夏府靈州。鹽利。靈州有大小二鹽池。委度支制置。戍卒倍給衣糧。二年一代。餘沒蕃州縣。亦令量力收復。是冬。西川節度使杜悰取維州。

冬。閏十一月。加順宗憲宗謚號。

宰相以克復河湟。請上尊號。上曰。憲宗嘗有志復河湟。未遂而崩。今乃克成先志耳。其議加順憲二廟尊號。以昭功烈。

庚午 四年。夏四月。貶馬植爲常州刺史。

上之立也。中尉馬元贄有力焉。由是有寵。植與之敘宗族。上賜元贄寶帶。元贄以遺植。植服之以朝。上見而識

之收其親吏鞫之盡得交通之狀故貶

冬十月以令狐綯同平章事

先是周墀既罷以崔鉉魏扶（字相之，盈之孫）同平章事既而馬植貶魏扶復卒于是崔龜從（字元告，武城人）及綯相繼爲相（龜從于是年六月先相）

辛未 五年春二月以裴休爲鹽鐵轉運使

自太和以來歲運江淮米不過四十萬斛吏卒侵盜沈舟達渭倉者什不三四大墮劉晏之法休窮究其弊立漕法十條歲運百二十萬斛

以李福（字能之，石之弟）爲夏綏節度使

党項屢爲邊患上頗知由邊帥利其羊馬數欺奪之或

妄誅殺虜不勝憤怨故反乃以右諫議大夫李福節度夏綏自是繼選儒臣以代邊帥之貪暴者行日復面加戒勵党項遂安

三月以白敏中充招討党項都統制置使

上以南山平夏党項党項在銀夏以北居川澤者爲平夏党項在安鹽以南居山谷者爲南山党項久未平頗厭用兵崔鉉建議宜遣大臣鎮撫乃以白敏中爲制置使兼邠寧節度使軍于寧州定遠城注見前使史元破党項九千餘帳敏中奏党項平詔南山党項猶行鈔掠宜于銀夏境内授以閒田或復入山林不受教令則誅討無赦若邊將貪鄙致其怨叛當先罪邊將後討寇虜南山党項尋亦請降赦之罷制以党項既平敏中都統以

平章事元邠寧節度使

夏五月吐蕃論恐熱入朝

先是恐熱擊尚婢婢遂掠河西。五千里間皆成赤地既而所部以其殘虐多叛。恐熱勢孤。乃揚言曰。吾今入朝借兵于唐來誅不服者。至是入朝。求爲河渭節度使。上不許。召對遣還。恐熱怏怏而去。衆稍散。纔有二百餘人。奔于廓州。注見前。

冬十月以魏謩同平章事。

時上春秋已高。太子未立。羣臣莫敢言。謩入謝。因言今海內無事。惟未建儲副。使正人輔導。臣竊以爲憂。且泣。時人重之。

崔鉉劉瑑之言狃于息事寧人而不達于政體夫妖賊悖慢猖獗非勦滅不足

十一月。以張義潮沙州人。為歸義節度使。

先是義潮以沙州降。時吐蕃大亂。義潮陰結豪傑。一旦帥衆被甲。譟于州門。唐人皆應之。吐蕃守將驚走。義潮遂攝州事。奉表來降。義潮發兵畧定其旁瓜。伊。西。甘。肅。蘭。鄯。河。岷。廓。十州。瓜州唐置。今安西府是。餘注俱見前。至是遣其兄義澤奉圖籍入見。于是河湟之地。盡入于唐。詔置歸義軍于沙州。以義潮鎮之

壬申十六年。春二月。雞山胡三省注。在蓬果二州之界。蓬果二州注俱見前。羣盜寇掠。果州刺史王贄弘討平之

初。蓬果羣盜。依阻雞山。寇掠三州。胡三省注。謂東西川及山南西道。詔果州刺史王贄弘討之。山南西道亦奏巴南妖賊言辭悖慢。上怒甚。崔鉉曰。此皆陛下赤子。廹于饑寒。盜弄兵

以中國威若徒藉口舌解紛反側何由得靖觀贄弘偏師直入一鼓成擒亾虜初無難盪之勢果何憚而不爲耶

于谿谷間。不足辱大軍。但遣一使者可平矣。乃遣京兆少尹劉潼（字子固。晏兄子。）招諭之。潼言。今使羣賊歸命。其勢甚易。所慮者。武臣恥不戰之功。議者責欲速之效耳。潼至山中。盜彎弓待之。潼直前曰。我面受詔赦汝罪。使汝復爲平人。汝眞欲反。可射我。賊皆投弓列拜請降。潼歸館。而贄弘引兵已至山下。竟擊滅之。

三月。詔大將軍鄭光（丹陽人。鄭太后之弟。）賜莊免稅役。尋罷之。

敕先賜鄭光鄠縣等莊。並免稅役。中書門下奏。稅役之法。天下皆同。鄭光獨免。似乖法意。敕曰。朕以鄭光元舅。初不細思。親戚之間。人所難議。卿等苟非愛我。豈進嘉言。庶事能盡如斯。天下何憂不理。有始有卒。當共守之。

並依所奏。

夏六月以畢諴（字存之，搆從曾孫。）為邠寧節度使。

党項復擾邊。上欲擇帥而難其人。從容與翰林學士畢諴論邊事。諴援今據古，具陳方畧。上悅曰：不意頗牧近在禁庭。卿其為朕行乎。諴欣然奉命。既而諴招諭党項，平之。

閏月以盧鈞為河東節度使。

河東節度使李業縱吏民侵掠雜虜。由是北邊擾動。詔以鈞代之。業內有所恃（謂恃宦官。）人莫敢言。魏謩獨請貶黜。上不許。鈞奏韋宙為副使，遣詣塞下，諭以禍福，禁其侵掠。雜虜遂安。（掌書記李璋杖一牙職。明日牙將百餘人訴于鈞。鈞杖其為首者，謫戍外鎮，曰：邊鎮百餘人無故橫訴，不可不抑也。李璋字仲禮，絳之子。）

宣宗之言實屬可鄙可笑夫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所爲遲遲而不敢目昧從事正堯舜之志也若宣宗者直以帝位爲奇貨且以其子爲他人又安能有爲天下得人之志乎嘗考以忠臣自勗者莫不以早建太子擇賢師傅教之爲急務此無他蓋皆出於懞懂淤褻人言而不知世務半出於貪邪欲圖後日之富貴而已孔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若因選賢教之師得賢則堯舜早施之於丹朱商均矣且世

秋八月。以裴休同平章事。

休既相。上命休極言時事。休請早建太子。上曰。若建太子。則朕遂爲閒人。休由是不敢復言。

冬。十二月。復禁私度僧尼。

先是。進士孫樵字可之。關東人。上言。百姓男耕女織。不自溫飽。而群僧安坐華屋。美衣精饌。率以十戶不能養一僧。武宗憤其然。髮十七萬僧。是天下百七十萬戶始得蘇息也。陛下即位以來。修復廢寺。度僧幾復其舊。縱不能如武宗除積弊。奈何興之於已廢乎。願早降明詔。罷之。庶幾百姓猶得以息肩也。至是中書門下奏。度僧不精。則戒法墮壞。造寺無節。則損費過多。請自今仍嚴禁私度

愈變而風愈下名位已定其不肖者固不足論即有其賢之淺識之者猶其逢迎忌之者或其排陷古今之蹟竟章可考也則何如令其同列兄弟之間推選賢而教之之爲愈乎是不豫建以冊立者實所以保全之也設云一旦不虞將起紛爭蓋處置得宜雖不立亦如泰山之安若處置不得其宜雖立定亦有肘腋之患茲故攄而論之以破千載之惑

僧尼從之。

癸酉 七年。冬。十二月。以鄭光爲右羽林統軍。

上事鄭太后甚謹。不居別宮。朝夕奉養。鄭光鎭河中。入朝。上與論政。光對鄙淺。上不悅。留爲統軍。太后數言其貧。上輒厚賜金帛。終不復任以民官。

度支奏歲入之數。

錢九百二十五萬緡。內。五百五十萬緡租稅。八十二萬餘緡榷酤。二百七十八萬餘緡鹽利。

甲戌 八年。春。正月。丙戌朔。日食。罷元會。

先是左補闕趙璘。以日食請罷元會。止御宣政。宰相曰。天下無事。元會大禮。不可罷也。上曰。近華州有賊。關中

宣宗於唐季世中尚可謂

少事。皆朕之憂。何謂無事。雖宣政亦不可御也。

二月。以牛叢字表齡。僧孺子。為睦州刺史。

中書門下奏。諫官闕員請補。上曰。諫官要在舉職。不必人多。如張道符。牛叢。趙璘輩數人。使朕日聞所未聞足矣。久之。叢出為刺史。入謝。上賜之紫。叢曰。臣所服緋。刺史所借也。上遽曰。且賜緋。上重惜服章。有司常具緋紫衣數襲從行。以備賞賜。或半歲不用其一。故當時以緋紫為榮。

秋九月。以高少逸為陝虢觀察使。

有敕使過硤石。唐縣宋省故城在今陝州。怒餅黑。鞭驛吏見血。少逸以聞。上責敕使、謫配恭陵。其後上召翰林學士韋澳屏左右問之曰。近日內侍權勢

力操斷制者。故大中之初宦官不至肆行。使於其時善為控馭。盡罷羣閹兵柄。何至復有太和之變。乃僅與一二侍臣蒿目咨嗟。所謂築室道謀。事將何濟。且衣緋衣紫於朝臣章服。倘爾斤斤。而宦者一視同。固有威柄何由自主乎

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策將安出。對曰。若與外廷議之。恐有太和之變。不若就其中。擇有才識者與之謀。上曰。此乃末策。朕已試之矣。自衣緋以下皆感恩。纔衣紫則相與為一矣。上又與令狐綯謀盡誅宦官。綯恐濫及無辜。密奏曰。但有罪勿捨。有闕勿補。自然漸耗。至于盡矣。宦者竊見其奏。由是益與朝士相惡。南北司如水火矣。

冬。十月。以李行言為海州刺史。

上獵于苑北。遇樵夫。問其縣。曰涇陽。令為誰。曰李行言。為政如何。曰性執。有彊盜數人。軍家（謂北軍宦者。）索之。竟不與。盡殺之。上歸帖其名于寢殿之柱。尋除行言刺史。入謝。上賜之金紫。取柱帖示之。

詔雪王涯賈餗等。

上以甘露之變。惟李訓鄭注當死。餘人無罪。詔雪其冤。

人君體察下情特擢循績未嘗非激揚吏治之一端然亦須核其平時實政以爲進退若僅以佛祠百姓禱留信爲賢令安知非巧吏授意其下黠民貢諛其上耶後世守令去任門帖路碑幾成習套使概以輿誦爲可據轉致公道隱而不彰其不爲白居易道旁德政碑之譏者幾希矣

乙亥。九年春。正月。成德節度使王元逵卒。軍中立其子紹鼎爲留後。紹鼎尋授節度使。二年而卒。軍中立其弟紹懿

二月。以李君奭爲懷州刺史。

初。上校獵渭上。有父老十數。聚于佛祠。上問之。對曰。醴泉百姓也。縣令李君奭有異政。考滿當罷。詣府乞留。故此祈佛。冀諧所願耳。及懷州刺史闕。上手筆除君奭。宰相莫之測。君奭入謝。上以此獎勵。衆始知之。上聰明彊記。天下奏獄吏卒姓名。一覽皆記之。度支奏。誤漬爲清。樞密承旨孫隱中足成之。上怒。推按譴罰之。嘗密令翰林學士韋澳纂次州縣境土風物及諸利害。爲一書。號曰處分語。他日。鄧州刺史薛弘宗入謝。出謂澳曰。上處分本州事驚人。澳詢之。皆處分語中事也。鄧州注見前。

夏。閏四月。詔州縣作差科簿。

監軍理不應設直撤之可耳乃不懲掣肘之弊而轉定失律并坐之條是欲去其縱可反加之虐也非抱薪救火而何

詔以州縣差役不均。自今每縣據人貧富及役輕重。作簿。送刺史檢署訖。鎖于令廳。每有役事。委令據簿輪差。

秋。七月。浙東軍亂逐觀察使李訥。訥。遜弟。建之子。

訥性卞急。遇將卒不以禮。故亂作。事聞。貶朗州注見前。刺史。杖監軍王宗景。配恭陵。仍詔自今戎臣失律。并坐監軍。

崔鉉罷為淮南節度使。

淮南饑。民多流亡。節度使杜悰荒于遊宴。政事不治。上聞之。罷悰。以鉉代之。

冬。十一月。以柳仲郢為鹽鐵轉運使。

有醫工劉集交通禁中。上敕鹽鐵補場官。仲郢上言。醫

豪貴肆惡鄉土最爲蠹政
害民況輦轂間豈容恣橫
若富族抗租不問勢將獨

工術精宜補醫官若委務銅鹽何以課其殿最且場官賤品非特勅所宜親上遽賜絹遣之他日見仲郢勞之曰卿論劉集事甚佳上嘗有疾醫工梁新治之良已自陳求官上不許但一月給錢三十緡而已

丙子十年春正月以鄭朗同平章事

朗以御史大夫拜工部尚書同平章事內園使李敬實遇朗不避馬朗奏之上責敬實對曰供奉官例不避上曰汝銜敕命橫絕可也豈得私出而不避宰相乎命剝色配南牙絕謂橫度而過剝色褫其服色也南牙注見前

夏五月以韋澳爲京兆尹

澳爲人公直既視事豪貴斂手鄭光莊吏恣橫積年租稅不入澳執而械之具奏其狀欲寘于法上曰鄭光甚

於貧戶取盈其弊吏不可究極章澳執械莊吏請置於法按律正無可逭乃宣宗不但不治鄭光庇蠹之罪且爲奸吏寬縛乞憐史稱大中朝用法無私其然豈其然哉

愛之何如對曰如此則是陛下之法獨行于貧戶耳臣不能奉詔上曰然則痛杖而貸其死可乎澳歸即杖之督租數百斛足乃釋

六月裴休罷

休屢以疾辭位遂罷爲宣武節度使

冬十月以鄭顥爲秘書監

顥營求作相甚切其父祗德聞之祗德先爲江西觀察使以顥尚主通顯固求散地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與顥書曰聞汝已判戶部是吾必死之年又聞欲求宰相是吾必死之日也顥懼表辭劇務遂以爲秘書監

十一月冊回鶻厖特勒爲懷建可汗

先是詔以回鶻有功于國世為婚姻會昌姦臣遽加殘滅近聞已厖歷即厖特勒今為可汗尚寓安西回鶻前為黠戛斯所虜遺帳居山林間稍歸厖特勒特勒自稱可汗居甘州有磧西諸城俟歸牙帳當加冊命至是回鶻遣使入貢遣衛尉少卿王端章充使冊拜可汗端章在道為黑車子所塞不至而還後回鶻復屢求冊命乾符初遣使請其國會回鶻為吐谷渾嗢末所敗逃遁不知所之遂還黑車子注見前嗢末本吐蕃奴部論恐熱之亂嘯合數千人居甘肅瓜沙間以嗢末為號

詔議遷穆宗以下出太廟

吏部尚書李景讓上言穆宗乃陛下兄敬宗文宗武宗乃兄之子陛下拜兄尚可拜姪可乎宜遷四主出太廟還代宗以下入廟詔百官議不決而止時人以是薄景讓

十二月以崔慎由字敬止。融元孫。同平章事

上命相左右無知者。前此令樞密宣旨以蕭鄴字啓之。梁長沙王懿九世孫。爲相樞密使王歸長等覆奏鄴所判度支應罷否。上以爲歸長等佑之。卽手書慎由名付學士院仍罷判度支。

丁丑 十一年春正月以韋澳爲河陽節度使

澳嘗奏事上欲以澳判戶部以心力衰耗難處繁劇爲辭上不悅及歸其甥柳玭仲郢子。言之澳曰主上不與宰輔僉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岐得之何以自明且爾知時事浸不佳乎由吾曹貪名位所致耳遂出鎭河陽。

韋澳數語固足爲貪名位者下砭。然爲臣者感激自效。冀時事可以日理。方爲不負特達之知。乃沾沾以他岐干進恐啓他人之疑爲說。是特對甥自炫名高耳。其所云造膝時事又誰見之而誰傳之

二月魏謩罷爲西川節度使。

上樂聞規諫凡諫官論事門下封駮苟合于理多屈意從之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而讀之宰相議事上前他相或委曲規諷魏謩獨正言無所避上每歎曰謩綽有祖風我心重之然竟以剛直爲令狐綯所忌而出之。

秋七月以蕭鄴同平章事。

魏謩既出鄴遂相尋罷判度支。

流祝漢貞于天德軍。

教坊使祝漢貞滑稽敏給寵冠諸優一日抵掌詼諧頗及外事上正色謂曰我畜養爾曹止供戲笑耳豈得輒預朝政邪會其子坐贓流之樂工羅程善琵琶有寵殺人繫獄衆工爲請曰程負

陛下。萬死。然臣等惜其絕藝。不復得奉宴遊矣。上曰。汝曹所惜者羅程藝。朕所惜者高祖太宗法。竟杖殺之。

冬。十月。遣使迎道士軒轅集于羅浮山。在惠州府博羅縣西北。元和志。羅山之西有浮山。蓋蓬萊之一阜。浮海而至。與羅山並體。故曰羅浮。

上好神仙。迎軒轅集至長安。問曰。長生可學乎。對曰。王者屏欲而崇德。則自然受天遐福。何處更求長生。留數月。求還山。乃遣之。

戊寅　十二年。春。正月。以王式播弟起之子。為安南都護。

式有才略。至安南。樹芀音力。木為柵。徐炤文曰。交趾有芀木。葉似青楊。本生而直。木理堅韌。如中國櫟木。最耐久。深塹其外。寇不能冒。選教士卒。甚銳。頃之。南蠻大至。去城半日。式意思安閑。遣譯諭之。中其要害。蠻夜引去。都校羅行恭久專府政。麾下精兵二

魏晉以來分別流品致淸濁混淆深爲風俗人心之害至唐而其弊始革崔愼由轉欲援引陋習爲致理之資無識甚矣

于都護中軍纔寵兵數百弍杖而黜之。

以劉瑑字子全仁軌五世孫同平章事

瑑與崔愼由議政于上前。愼由曰。惟當甄別品流。上酬萬一。瑑曰。昔王夷甫祖尙浮華。妄分流品。致中原丘墟。今當循名責實。使百官各稱其職。而遽以品流爲先。臣未知致理之日。愼由無以對。

二月。崔愼由罷。

上欲御樓肆赦。令狐綯曰。御樓所費甚廣。事須有名。且赦不可數。上不悅曰。遣朕于何得名。愼由曰。陛下未建儲宮。四海屬望。若舉此禮。雖郊祀亦可。況于御樓。時上餌方士藥。已覺躁渴。疑忌方深。聞之俛首不復言。旬日。

慎由罷相

夏四月嶺南軍亂詔以李承勛（光弼之孫）爲節度使討平之

嶺南都將王令寰作亂囚節度使楊發（字至之素之裔）上命李燧鎮嶺南已命中使賜之節給事中蕭倣（字思道俛從父弟）封還制書上方奏樂不暇別召中使使優人追之節及燧門而返改授承勛討亂平之

以夏侯孜（字好學亳州譙人）同平章事

崔慎由既罷孜以兵部侍郎拜同平章事

五月同平章事劉瑑卒

瑑病篤猶手疏論事上甚惜之

六月蠻寇安南

初。安南都護李涿。通鑑考異曰。涿。或作琢。新書有李琢傳。聽之子也。不云曾爲安南都護。疑作都護者別一李涿。非琢也。爲政貪暴。彊市蠻中馬牛。羣蠻怨怒。導南詔侵盜邊境。自是安南始有蠻患。

秋。七月。宣州軍亂。逐觀察使鄭薰。

先是。湖南。江西。軍皆亂。逐觀察使。湖南都將石載順等逐觀察使韓琮。江西都將毛鶴等逐觀察使鄭憲。及是宣州復亂。都將康全泰作亂。右補闕張潛上疏。言諸鎮致亂之故。畧曰。藩府代移之際。皆奏倉庫羨餘。以爲課績。朝廷因而甄奬。夫藩府財賦。所出有常。苟非賦斂過差。及停廢將士。減削衣糧。則羨餘何從而致。比來南方諸鎮數有不寧。皆此故也。一朝有變。所蓄之財。悉遭摽掠。又發兵致討。費用百倍。然則朝廷竟有何利。乞自今藩府長吏。不增賦斂。不減糧賜。獨節遊宴。省浮費。能致羨餘者。然後賞之。上嘉納之。已而崔鉉以淮南節度兼宣歙觀察使。討亂軍平之。山南東道節度使徐商遣兵討平湖南。韋宙爲江西觀察使。以山南兵討平江西。徐商。

君子不惡而嚴乃尋常世故通論不可以語朝廷賞罰之正綯以宰臣庇私人而格詔命此何等事而僅以微文刺譏律之汗下可乎且綯子以殖賄攬權至

字義聲。有功五世孫。

河南北淮南大水。

徐泗水深五丈流沒數萬家。

冬十月以于延陵爲建州唐置。今福建建寧府是。刺史。

延陵入辭。上曰。建州去京師幾何。對曰八千里。上曰。卿到彼爲政善惡。朕皆知之。勿謂其遠。此階前則萬里也。卿知之乎。延陵到官竟以不職貶。令狐綯擬李遠杭州刺史。上曰。吾聞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棋。安能理人。綯曰。詩人託此爲高興耳。未必實然。上曰。且令往試觀之。上詔刺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師。面察其能否然後除之。令狐綯嘗徙其故人爲鄰州刺史。便道之官。上見其謝表。以問綯。對曰。以其道近。省送迎耳。上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爲百姓害故欲一一訪問。知其優劣以行黜陟。而詔命既行。直廢格不用。宰相可謂有權。時方寒。綯汗透重裘。上臨朝。接對羣臣如賓客。雖左右近習。未嘗見其有惰容。每宰相

道路有白衣宰相之目宣宗亦不之知史贊所謂明察沉斷果安在哉

奏事。旁無一人立者。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曰。可以閒語矣。因問閭閻細事。或談宮中遊宴。無所不至。一刻許。復整容曰。卿輩善為之。朕常恐卿輩負朕。後日不復得再相見。乃起入宮。令狐綯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沾衣也。（李遠。字求古。蜀人。）

十二月。以蔣伸（字大直。乂之子。）同平章事。

伸從容言于上曰。近日官頗易得。人思徼倖。上驚曰。如此則亂矣。對曰。亂則未亂。但徼倖者多。亂亦非難。上稱歎再三。伸起。上三留之曰。異日不復得獨對卿矣。（次對官獨對。宰相則同入對。）伸不諭。尋拜相。

己卯 十三年。夏四月。以廣德公主適校書郎于琮。（字禮用。休烈曾孫。）

初。上欲以琮尚永福公主。既而中寢。宰相請其故。上曰。朕近與此女子食。對朕輒折匕筯。性情如是。豈可為士

大夫妻。乃更命琮尚廣德公主。二公主皆帝女。

武寧軍亂。詔以田牟爲節度使。

武寧軍節度使康季榮不恤士卒。士卒譟而逐之。上以田牟嘗鎭徐州。有能名。復以爲帥。一方遂安。

秋八月。帝崩。鄆王漼卽位。是爲懿宗。

初。上長子鄆王溫無寵。愛第三子夔王滋。欲以爲嗣。爲其非次。故久不建東宮。上餌李元伯等藥。疽發于背。宰相不得見。上密以夔王屬樞密使王歸長等三人。使立之。獨左軍中尉王宗實素不同心。三人相與謀。出宗實爲淮南監軍。宗實已授敕將出。左軍副使亓元實謂曰。聖人不豫踰月。今日除改。未可辨也。中尉何不一見聖

人而出乎宗實悟復入至寢殿上已崩東首環泣矣宗實叱歸長等責以矯詔皆捧足乞命乃迎鄆王立爲太子權勾當軍國政事更名漼取歸長等殺之太子即位

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

冬十一月蕭鄴罷十二月以杜審權字殷衡元穎弟子同平章事

令狐綯罷以白敏中同平章事

綯執政歲久忌勝已者中外側目其子滈頗招權受賄宣宗崩言事者競攻其短至是罷復以敏中爲相

南詔僭號寇陷播州

初韋皐開清溪道以通羣蠻使入貢又選羣蠻子弟聚之成都教以書數以羈縻之既而軍府厭于廩給又蠻

使入貢。利于賜與。所從傔人浸多。杜悰奏減其數。南詔豐祐怒。入貢不時。頗擾邊境。豐祐死。子酋龍立。朝廷以名近元宗諱。遂不行册禮。酋龍乃自稱皇帝。改國號大禮。遣兵陷播州。

懿宗皇帝

庚辰 咸通元年。春正月。浙東賊裘甫（孫愐曰。裘本仇氏。因避仇改作裘。）作亂。

初。裘甫攻陷象山。（唐縣。今屬浙江寧波府。）官軍屢敗。觀察使鄭祇德遣兵討之。大敗。甫遂陷剡縣。（漢縣。宋改曰嵊。今屬紹興府。）開府庫。募壯士。衆至數千人。時二浙久安。人不習戰。甲兵朽鈍。見卒不滿三百。祇德更募新卒。遣以擊賊。又大敗。于是諸盜雲集。衆至三萬。小帥有謀畧者推劉暀（于曠反）勇力

推劉慶劉從簡甫自稱天下都知兵馬使。改元曰羅平。鑄印曰天平。

聲震中原。

葬貞陵。在西安府涇陽縣西北。

司馬氏光曰。宣宗性明察沈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賞。恭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訖于唐亡。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

賀善贊曰。宣宗勵精求治。樂聞正言。用人惟己。往往有可述者。然嫡母以曖昧而不令終。國本以貪吝而不早建。議者每深病之。

三月。以王式為浙東觀察使。發諸道兵討裘甫。破之。

鄭祇德累表告急。朝廷議選將代之。夏侯孜曰。浙東山海幽阻。可以計取。難以力攻。西班中唐制。凡朝會。文官班于東。武官班于西。無可語者。王式雖儒家子。前在安南有功。可任也。乃

以爲浙東觀察使。召入。問以方畧。對曰。但得兵。賊必可破。有宦官侍側曰。發兵所費甚大。式曰。兵多賊速破。其費省矣。若兵少不能勝。延引歲月。賊勢益張。江淮不通。則上自九廟。下及十軍。（羽林。龍武。神武。神威。神策。各分左右。爲北門十軍。）皆無以供給。其費豈可勝計哉。上顧宦官曰。當與之兵。乃發諸道兵授之。式至西陵。（注見前。）甫遣使請降。式曰。是必欲窺吾所爲。且欲使吾驕怠耳。乃謂其使曰。甫面縛以來。當免而死。式入越州。送鄭祇德。樂飲而歸。始修軍令。（式命諸縣開倉廩以賑貧乏。或曰。軍食方急。不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或請爲烽燧以訓賊。式笑而不應。選懦卒。使乘健馬。少給之兵。以爲候騎。衆怪之。不敢問。）于是閱諸營見卒及土團子弟。得四千人。使導諸軍分路討賊。令之曰。毋爭險易。毋焚

廬舍毋殺平民以增首級脅從者募降之得賊金帛官無所問自是諸軍與賊十九戰賊連敗先是式除書下裘甫聞之不樂劉暀曰宜急引兵取越州憑城郭據府庫遣兵過大江掠揚州還修石頭城而守之宣歙江西必有響應者遣劉從簡以萬人循海而南襲取福建如此國家貢賦之地盡入于我矣有進士王輅在賊中說甫曰劉副使之乃孫權所爲也未易成也不如擁衆據險陸耕海漁急則逃入海島此萬全策也甫猶豫不決及是戰敗暀曰曩從吾謀寧有此困邪收輅等進士數人悉斬之時輅等皆衣綠暀乃曰亂我謀者此青蟲也　式謂諸將曰賊窘且饑必逃入海命羅銳軍海口以拒之賊皆棄船走山谷已復入剡式曰賊來就擒耳命趣諸軍圍之賊城守甚堅三日凡八十三戰賊請降式曰賊欲少休耳益謹備之賊果復出又三戰官軍斷其後遂擒之式斬暀等械甫送京師斬之諸將還越式大置酒諸將請曰公之始至軍食方急

王式當一浙積玩疲弊之後整頓戎行勤中窾會可謂不孤任使所論散給軍食不遽烽燧二事亦能發詔給所未及至以懦卒為候騎則尤可為訓蓋偵候雖不專于戰鬭而深入敵境得悉情形以歸此豈懦者所能辦且懦者若奏見面目輒張大其事以告豈不搖動軍心反致僨事乎是雖偶中一時而不可為軍行成法也

而遽散之。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賊聚穀以誘饑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為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今兵盡行。無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使懦卒為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敵且不量力而鬬。鬬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拜曰。非所及也。先是。上每以盜賊為憂。夏侯孜曰。王式才有餘。不日告捷矣。與式書曰。公專以執裘甫為事。軍須謂行軍所須。細大此期悉力。謂當盡力應辦。故式所奏無不從。由是能成其功。巳而孜罷相。以畢諴同平章事。

夏五月禁州縣稅外科率。

左拾遺薛調言兵興以來。賦斂無度。所在羣盜。半是逃戶。固須翦滅。亦可閔傷。望敕州縣稅外無得科率。從之。

冬十月追復李德裕官爵。贈左僕射。

德裕所短乃在門戶標榜至其籌邊料敵相業頗有足觀故非僧孺貽誚太牢可比身後卹贈何不失畧短取長之意第劉鄴以建言爲父報答私恩懿宗從之是代黨人燭焰揚湯何可爲訓

右拾遺劉鄴字漢藩句容人上言李德裕父子爲相有聲迹功效竄逐以來血屬將盡生涯已空宜賜哀憫贈以一官從之鄴父三復以文章受知于德裕歷官臺省故鄴言之

十二月南蠻引南詔攻陷交趾考咸通初南詔再陷交趾一在是年一在四年綱目于是年不載今依通鑑補輯

先是安南都護李鄠殺蠻酋杜守澄已而鄠越境收取播州詔非安南巡屬也杜氏宗黨遂誘羣蠻導引南詔乘虛攻交趾陷之鄠奔武州唐書地理志邕管所領有武州後廢省明年鄠收集土兵擊羣蠻復取安南朝廷責鄠失守坐貶以王寬爲經畧使是秋蠻復攻陷邕州初廣桂容三道共三千人戍邕三年一代經畧使段文楚請以三道衣糧自募土軍朝廷許之所募纔得五百人文楚入爲金吾將軍李蒙代

爲經畧使。利其闕額衣糧以自入。悉罷遣三道戍卒。止以所募兵戍守左右江。比舊仕減七八。故蠻人乘虛入寇。遂陷邕州。

邕州注見前。左右江。南寧江上源之左右江也。明史地理志。南寧府。鬱江在城西南。有左右二小江。來自交趾界。流合焉。其合處曰合江鎮。考左右江之名。始于唐時。葢指南寧江上流之二江而言。今則以南寧之大江爲左江。柳州之黔江爲右江。段文楚。秀實孫。

辛巳二年。春正月。白敏中罷。以杜悰同平章事。

一日。兩樞密使詣中書。宣徽使楊公慶繼至。獨揖悰出斜封文書以授。悰發之。乃宣宗大漸時。宦官請鄆王監國奏也。曰。當時宰相無名者。當以反法處之。悰曰。此非臣下所宜窺。復封以授公慶曰。主上欲罪宰相。當于延英面示聖旨。明行誅譴。公慶去。悰謂兩樞密曰。內外之臣。事猶一體。今主上新踐阼。未熟萬機。當以仁愛爲先。

用斜封誅譴宰臣其出涓人指使不問可知悰既悉其奸正當延英面請以懲不軌庶幾有裨初政乃以中尉樞密得不自憂爲言與顧慮手滑者同一調停伎倆此豈大臣之體

豈得遽贊成殺宰相事若習以性成則中尉樞密豈得不自憂乎既而事寢。是時士大夫深疾宦官事有小相涉則衆共棄之。建州進士葉京嘗預宣武軍宴識監軍之面既而及第遇之于塗馬上相揖因之謗議諠然遂沈廢終身其不相悅如此。

秋九月以孟穆爲南詔弔祭使。

杜悰上言南詔彊盛西川兵食單寡未可輕與之絕且應遣使弔祭諭以新王名犯廟諱故未行册命待其更名謝恩然後遣使庶全大體上從之會南詔寇巂州遂不行。

壬午 三年春正月羣臣上尊號。

二月南詔復寇交趾以蔡襲爲經畧使發兵禦之。

南詔復寇交趾經畧使王寬累表告急朝廷以襲代之。

仍發許滑徐汴荆襄潭鄂等道兵合三萬人以援襲兵勢既盛蠻遂引去

夏四月置戒壇度僧尼

上奉佛太過怠于政事于禁中設講席自唱經手錄梵夾又數幸諸寺施與無度吏部侍郎蕭倣上疏言之畧曰元祖之道慈儉爲先素王之風仁義爲首垂範百代必不可加佛之爲道殊異于此非帝王所宜慕也願陛下時開延英接對四輔力求人瘼虔奉宗祧罷去講筵躬勤政事上不能從

五月分嶺南東西二道以韋宙蔡京爲節度使

左庶子蔡京性貪虐多詐時相以爲有吏才奏遣制置嶺南事嶺南舊分五管廣桂邕容安南皆隸嶺南蔡京奏請分爲兩道以廣州爲東道邕州爲西道使韋宙及

京分領之。蔡襲將諸道軍在安南。蔡京忌之。恐其立功。奏稱南蠻遠遁。邊徼無虞。請罷戍兵。從之。襲累奏。羣蠻伺隙。不可無備。乞留兵五千。不聽。襲作十必死狀。申中書。時相信蔡京之言。終不之省。京爲政苛慘。設炮烙之刑。闔境怨之。爲軍士所逐。貶崖州司戶。不肯之官。賜死。

秋七月。徐州軍亂。逐節度使温璋。造之子。詔以王式代之。

初王智興既得徐州。募勇悍之士三千人。以自衛。號銀刀雕旗門槍挾馬等七軍。常令露刃坐兩廡夾幕之下。其後節度使多儒臣。其兵浸驕。小不如意。一夫大呼。其衆和之。節度使即自後門逃去。田牟至。與之雜坐飲酒。犒賜日以萬計。猶時諠譁。邀求不已。牟卒。璋代之。驕兵素聞璋性嚴。憚之。璋開懷慰撫。而驕兵終猜忌。竟聚譟而逐之。時忠武義成兩軍從

王式討裘甫者。猶在浙東。詔式帥以赴徐州。驕兵益懼。式至。視事三日。饗兩鎭將士。遣還。旣而擐甲執兵。命圍驕兵盡殺之。數千人皆死。勑改武寧爲徐州團練使。隷泗。觀察使。留二千人守徐州。餘皆分隷兖宿。委式分配將士赴諸道訖。然後將兩道兵至汴滑。遣歸本道。身詣京師。

以夏侯孜同平章事。

孜前出爲西川節度使。至是復相。

癸未 四年春正月。南詔陷交趾。經畧使蔡襲死之。

先是南詔率羣蠻寇交趾。蔡襲告急。敕發荆湖桂管兵赴之。未至。南詔已圍交趾。襲嬰城固守。至是城陷。襲左右皆盡。徒步力戰。身集十矢。欲趣監軍船。船已離岸。遂

溺海死。荊南將士四百餘人。走至城東水際虞候元惟德等謂衆曰。吾輩無船。入水則死。不若還與蠻闕。人以一身易一蠻。亦爲有利。遂還向城。縱兵殺蠻二千餘人而死。南詔兩陷交趾。所殺虜且十五萬人。留兵二萬。使其將楊思縉據交趾城。谿洞夷獠皆降之。詔諸道兵悉召還。保嶺南。上遊宴無節。左拾遺劉蛻上疏曰。今西涼築城。南蠻侵軼。陛下不形憂閔。何以責其死力。弗聽。

夏四月。畢諴罷爲兵部尚書。

諴以同列多徇私不法。稱疾辭位。

以康承訓字敬辭日知孫。爲嶺南西道節度使。

先是蔡京既誅。以鄭愚節度嶺南西道。既而蠻寇左右江。侵逼邕州。愚懼。自言儒臣無將略。請任武臣。詔以承訓代之。

五月以楊收字藏之發之弟同平章事

收與中尉楊元价敘宗相結故得為相

閏六月以曹確字剛中河南人同平章事

杜審權杜悰相繼罷審權為鎮海節度使悰為鳳翔節度使確以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秋七月辛卯朔日食

八月以閤門使內官掌朝會贊引吳德應為館驛使

臺諫上言故事御史巡驛不應忽以內臣代之上諭以敕命已行不可復改左拾遺劉蛻上言自古明君所尚者從諫如流豈有已行而不改且敕自陛下出之自陛下改之何為不可弗聽

孛災者謂之彗貢諛者謂之含譽由是觀之則其爲休爲咎固已無定然世之治與不治在政之得失休固不足詡卽咎亦應愼之于其未見及其旣見不已

甲申五年春正月貶起居郎張雲爲興元少尹拾遺劉蛻爲華陰令

初詔以令狐滈爲左拾遺蛻上言滈專家無子弟之法布衣行公相之權雲復言滈父綯用李涿爲安南致南蠻至今爲梗由滈納賄陷父于惡綯執政時人號滈白衣宰相滈亦引避乃改詹事府司直東宮官秩正七品至是綯爲其子訟冤于是雲蛻皆坐貶

三月彗星出

彗出于婁婁三星魯分野長三尺司天監掌天文秩三品奏按星經是名含譽瑞星也晉書天文志瑞星三曰含譽光曜如彗喜則含譽射上大喜于是羣臣請宣示中外編諸史策從之

承訓先事無料敵之智臨事無應變之才賴天平小校力爭出奇致勝顧冒功掠美親暱皆濫膺爵賞而首虜轉不晉一階其何以使軍士奮勇效命然彼時懿宗獨何為者哉

夏四月南詔寇邕州官軍敗沒加康承訓檢校右僕射。

承訓至邕州不設斥候南詔帥六萬人將入境承訓遣六道兵凡萬人拒之敵至不設備五道八千人皆沒惟天平軍後至得免承訓不知所為副使李行素帥衆治濠柵甫畢蠻軍已合圍諸將請夜分道斫蠻營承訓不許有天平小校再三力爭乃許之將勇士三百夜縋而出散燒蠻營斬五百餘級蠻大驚解圍去承訓騰奏告捷中外皆賀加承訓檢校右僕射子弟親暱皆奏功受賞燒營小校不遷一級由是軍中怨怒聲流道路。

秋七月以康承訓為將軍分司高駢字千里崇文孫為嶺南西道節度使



韋宙具知承訓所爲以書白宰相乃罷承訓而以張茵代之茵不敢進夏侯孜薦驍衛將軍高駢代之駢頗讀書好談今古兩軍宦官多譽之

冬十一月夏侯孜罷以路巖（字魯瞻魏州冠氏人）同平章事

孜復出爲河東節度使巖以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時年三十六

乙酉 六年春正月以杜宣猷爲宣歙觀察使

宦官多閩人宣猷先爲福建觀察使每寒食遣吏分祭其先壟宦官德之故有是命時人謂之敕使墓戶

冬十二月太皇太后鄭氏崩（諡孝明葬景陵之側祔于別廟）

丙戌 七年春三月成德節度使王紹懿卒

紹懿在鎮十年。為政寛簡。軍民便之。疾病。召兄子景崇告之曰。吾兄以汝之幼。以軍政授我。今汝長矣。我復以歸汝。努力為之。上忠朝廷。下和隣藩。勿墜吾兄之業。言竟而卒。既而朝廷以景崇為留後。

夏六月。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卒。其子全皥為留後。

高駢大破南詔蠻。復取交趾。

先是。高駢治兵于海門。未進。監軍李維周惡駢。欲去之。屢趣駢進軍。駢以五千人先濟。約維周發兵進援。駢既行。維周擁餘衆不發。駢至南定。漢日南郡峯州。唐置。漢麊泠縣地。蠻衆近五萬。方穫田。駢掩擊。大破之。取其所穫以食軍。進擊南詔。屢破之。捷奏至海門。維周皆匿之。奏駢逗留不

進上怒召駢詰闕以王晏權（智興子）代之是月駢復大破南詔殺獲甚衆遂圍交趾城十餘日蠻困蹙甚城且下會得王晏權牒即以軍事授監軍韋仲宰與麾下百餘人北歸先是駢遣小校曾袞入告交趾之捷至海中望見旌旗東來云新經畧使與監軍也袞意維周必奪其表乃匿于島間維周過即馳詣京師上得奏大喜加駢檢校工部尚書復鎮安南駢至海門而還晏權闇懦維周凶貪諸將不爲之用遂解重圍蠻遁去者大半駢至復督勵將士攻城克之斬首三萬餘級南蠻率衆歸附者萬七千人

冬十月楊收罷

楊元价兄弟受方鎮之賂屢有請託收不能盡從元价怒出之後收以受賂事發長流驩州賜死

吐蕃拓跋懷光斬論恐熱傳首京師

吐蕃自是衰絕乞離胡即吐蕃使相所立贊普事見前君臣不知所終

十一月以高駢爲靜海軍節度使

自李涿侵擾羣蠻爲安南患殆將十年至是始平乃置靜海軍于安南以駢爲節度使

丁亥八年春二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入朝

先是義潮克復涼州至是入朝命其族子惟深守歸義

三月以李可及爲左威衛將軍

上好音樂宴遊供奉樂工常近五百人每月宴設不減

音樂賤工而畀以將軍重任爵賞之濫奚啻爛羊都尉曹確切陳貞觀訓詞復

稱述太和近事懿宗畧不採納其視宣宗欲授醫者場官聞諫收勅眞相去霄壤矣

自桂至徐數千里其間州鎮以十數乃惟湖南誘諭兵甲山南嚴兵守險此外不聞有一發兵捕勦者時當積玩之餘縱賊不罪遂致坐視淪胥而莫之救蓋唐室之不綱久矣

十餘。水陸皆備。每行幸。內外諸司扈從十餘萬人。所費不可勝紀。可及善爲新聲。上以爲將軍。曹確諫曰。太宗定文武官六百餘員。謂房玄齡曰。朕以待天下賢士。工商雜流不可處也。太和中。文宗欲以樂工爲王府率。拾遺竇洵直諫。卽改光州長史。乞別除可及官。不從。

戊子九年。秋七月。桂州戍卒作亂。判官龐勛將之北還。冬十月。陷宿徐州。囚觀察使崔彥曾（愼由從父弟）。十一月。詔遣康承訓發諸道兵討之。

初南詔陷交趾。敕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分八百人別戍桂州。約三年而代。至是戍桂者已六年。屢求代還。徐泗觀察使（咸通五年復置）崔彥曾性嚴刻。押衙尹戡等用事。以軍

帑空虛不能發兵請令更留戍一年戍卒聞之怒都虞候許佶等作亂殺都將王仲甫推糧料判官龐勛為主劫庫兵北還所過剽掠州鎮莫能禦至湖南監軍誘輸其兵甲勛等更出私財造之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崔鉉嚴兵守要害不敢入其境乃泛舟沿江東下自浙西入淮南節度使令狐綯遣使慰勞都押衙李湘曰徐卒擅歸勢必為亂雖無敕令誅討藩鎮大臣當臨事制宜高郵岸峻而水深狹請將奇兵伏于其側焚荻舟以塞其前以勁兵促其後可盡擒也縱之度淮為患必大綯素懦怯曰彼在淮南不為暴聽其自過餘非吾事也　浙西唐浙西節度治潤州賊沿江而下由潤州而上廣陵故云廣陵淮南節度治高郵漢縣明為州今州屬揚州府　先是朝廷聞亂遣中使赦其罪部送歸徐復敕崔彥曾慰撫彥曾遣使諭以敕意道路相望勛等行及徐城縣名注見前乃言于衆曰吾輩擅歸思見妻子耳今聞已有密敕下本軍至則滅族與其自投羅

綱、昌若相與戮力同心。赴湯蹈火。豈徒脫禍、富貴可圖也。衆皆呼躍稱善。遂于遞中申狀。乞停尹戡等職任。仍請戍還將士。別置營將。彥曾乃數勛罪。命都虞候元密將三千人討之。仍令宿泗州出兵邀擊。密至任山。（在徐州府銅山縣西南。）頓兵不進。欲俟賊至擊之。賊詗知。乃詭道趨符離。（漢縣。故城在今宿州。）宿州兵出戰。望風奔潰。賊遂攻城。陷之。勛自稱兵馬留後。夜掠船順流而下。（沿汴入淮。）欲入江湖爲盜。比明。官軍始覺。狼狽追之。大敗。密及士卒死者殆千人。餘皆降于賊。賊遂還趨彭城。時城中無備。或勸彥曾奔兗州。彥曾怒曰。吾爲元帥。城陷而死。職也。立斬言者。俄而賊至。城陷。囚彥曾。殺尹戡等。分遣其黨屯據要害縣

鎮。遠近羣盜皆倍道歸之。由是賊衆益熾。詔以康承訓爲行營都招討使。王晏權戴可師爲南北面招討使。大發諸道兵以隸之。承訓奏乞沙陀三部落（沙陀。薩葛。安慶三部。）使朱邪赤心（執宜之子。）帥以自隨。詔許之。（既而承訓至新興。諸道兵集者纔萬人。以衆寡不敵。退屯宋州。可師將兵渡淮。轉戰而前。恃勝不設備。賊衆數萬奄至。縱擊。官軍大敗。可師及監軍皆死。晏權兵數退衄。朝廷以曹翔代之。新興。鎮名。在歸德府永城北。）

十二月。龐勛遣其黨陷滁和州。攻泗州不克。（滁州。隋置。今隸安徽。和州。泗州。注俱見前。）

初辛雲京之孫讜。寓居廣陵。喜任俠。年五十不仕。與泗州刺史杜慆（悰之弟。）有舊。及龐勛亂。讜詣慆。勸避之。慆曰。安平享其禄。危難棄其城池。吾不爲也。誓與將士共

死此城。讜曰。公能如是。僕當與公同死。乃還廣陵。與其家訣。復如泗州。先是。龐勛以泗州當江淮之衝。遣其將李圓攻之。慆預完守備。賊不能克。及是。勛益發兵。使吳迥代圓進攻。晝夜不息。時敕使郭厚本。將淮南兵救泗州。至洪澤。湖名。在淮安府山陽縣西南。與泗州。盱眙。接界。湖東舊有鎮。爲南北要衝。後因全淮漲注久已湮廢。畏賊彊不敢進。讜夜乘小舟。潛度說厚本。往還者再。厚本將許之。都將袁公弁唐書作弁。曰。賊勢如此。何暇救人。讜拔劍瞋目。謂公弁曰。泗州陷在旦夕。君受詔救援。乃逗留不進。上辜國恩。雖生可羞。且泗不守。則淮南爲寇場。君尚能獨存邪。吾今當殺君而去。直前擊之。厚本急抱止之。公弁僅免。讜乃回望泗州。慟哭終日。士卒皆爲之流涕。厚本乃分五百人與之。讜帥以濟。慆亦出兵。表裏擊賊。

賊遂敗走。已而賊陷都梁城。執郭厚本。都梁城在今盱眙縣東南都梁山上。據淮口。分兵南寇舒盧。北侵沂海。攻陷滁州。殺刺史高錫望。又掠和州。刺史崔雍引賊入城。賊遂大掠。泗州援絕糧盡。讜夜帥敢死士十八。執長柯斧。乘小舟。破賊水寨而出。明旦。賊以衆追之。讜力鬬三十餘里。乃得免。至揚州。淮南節度治。見令狐綯。至潤州。浙西節度治。見杜審權。時皆傳泗州已陷。及讜至審權乃遣兵二千人。與淮南共輸鹽米。以救之。明年正月。讜以浙西軍至楚州。賊水陸布兵。鏁斷淮流。讜募敢死士。先以四舟乘風直進。死戰。斧斷其鏁。乃至州。後軍爲賊所阻。讜還迎之。揚旗鼓譟而前。賊見其勢猛銳。避之。軍乃入。已而讜復帥驍勇四百。迎糧于揚潤。賊夾岸攻之。讜轉戰百餘里。乃得至廣陵。止于公館。不敢入家。舟載鹽米二萬石。錢萬三千緡。還至斗山。賊將帥衆萬餘。密布戰艦以拒之。自卯戰至未。官軍不利。讜令勇士乘小舟。入賊艦旁。戰棚之下。以槍揭火牛焚之。賊皆潰走。官軍所載

乃得入城。楚州。注見前。斗山。在盱眙縣東北。陡臨淮水。故亦曰陡山。戰棚。縛木于艦旁。出四五尺。謂之戰棚。火牛。圍草以爇。其形若牛。故名。

是歲。江淮旱蝗。

己丑十年春正月。同昌公主適右拾遺韋保衡。字蘊用。京兆人。公主。郭淑妃之女。上特愛之。傾宮中珍玩以爲資送。賜第牕戶皆飾以雜寶。井欄藥臼亦以金銀爲之。賜錢五百萬緡。他物稱是。

二月。康承訓敗賊于鹿塘。寨名。在歸德府永城縣東南。承訓將諸道兵七萬餘人屯柳子。此鳳陽之柳子鎮之也。在今宿州西。西自新興至鹿塘三十里。壁壘相屬。使朱邪赤心將沙陀三千騎爲前鋒。陷陳却敵。十鎮之兵。服其驍勇。承訓

數與賊戰敗之賊將自矜淮口之捷謂破戴可師合三萬人夜襲鹿塘寨黎明圍之自謂功在漏刻沙陀左右突圍出入如飛賊紛擾移避沙陀縱騎蹂之賊遂大敗官軍蹙之于濉水注見前溺死者不可勝計自鹿塘至襄城襄當作相今宿州北有相城古相縣也去永城縣鹿塘寨數十里而近伏尸五十里斬首二萬餘級初龐勛募人為兵人利其剽掠皆斷鋤首而銳之執以應募已而官軍大集宋州應募者少勛乃驅人為兵斂富室及商旅財十取八九民不聊生始厭苦之會有赦諸軍破賊得農民皆釋之由是賊每與官軍遇其驅掠之民先自潰

夏四月龐勛殺崔彥曾自稱天冊將軍與官軍戰大敗

康承訓進與賊將姚周戰一日數十合沙陀以精騎邀之屠殺殆盡周奔宿州勛守將梁丕斬之勛聞之大懼

議自將出戰。周重素以才畧自負。勛迎爲上客。曰不若遂建大號。悉兵四出。決死力戰。殺崔彥曾以絕人望。勛以爲然。殺彥曾及募僚溫庭皓。彥博爵孫。庭筠弟。監軍郭厚本等。何勛陷彭城。召庭皓草表求節鉞。庭皓請還家草之。明日庭皓見勛曰。昨所以不即拒者。歸與妻子訣耳。今謹來就死。勛笑曰。書生敢爾不畏死邪。龐勛能取徐州。何患無人草表。乃使周重爲之。及是庭皓遂遇害。選丁壯得三萬人。給以精兵。許佶等推勛爲天冊將軍。勛以父舉直爲大司馬。留守徐州。或曰。將軍方耀兵威。不可以父子之親。失上下之節。乃令舉直趨拜于庭。勛據案而受之。先是魏博何全皞遣兵助官軍討賊。屯于豐。及是勛擊敗之。約諸寨兵合五六萬人。乘勝攻柳子。本賊所屯。賊敗。官軍守之。康承訓設伏以待之。賊兵先至者遇伏敗走。勛所將皆不戰而潰。承訓命諸將急追之。賊狼狽自相

蹈藉死者數萬人。勛走歸彭城。

馬舉將兵救泗州。賊衆大敗。泗州圍解。

先是。戴可師戰死。詔以前天雄軍本魏博軍號。自田悅拒命。遂削罷之。咸通四年。復置天雄軍于秦州。節度使馬舉。代爲南面招討使。通鑑不載馬舉官爵。今依唐書帝紀補輯。再考康承訓傳。舉作士舉。又令狐綯傳。舉以右衛大將軍。代綯鎮淮南。吳縝糾繆。以名與官號。紀傳不同。莫知孰是。今按紀傳原文。蓋舉以節度使罷爲將軍。復出爲招討使。故紀稱前也。至于舉作士舉。乃傳錄之訛耳。至是舉將精兵三萬救泗州。分軍三道渡淮。至中流大譟。聲聞數里。賊大驚。斂兵屯城西寨。舉就圍之。縱火燒柵。賊衆大敗。吳迴退保徐城。泗州之圍始解。泗州被圍凡七月。守城者不得寐。面目皆生瘡。已而吳迴竄據濠州。馬舉攻破之。迴走此。

五月。陝民作亂。逐觀察史崔蕘。

蕘以器韻自矜。不親政事。民訴旱。蕘指庭前樹曰。此尚有葉。何旱之有。杖之。民怒。逐之。蕘走。渴求飲。民以溺飲之。先是懷州刺史劉仁規亦以民訴旱。揭榜禁之。民遂之作亂。逐仁規。後光州民復逐其刺史李弱翁。右補闕楊堪等上言。刺史不道。百姓負冤。當訴于朝廷。寘諸典刑。豈得羣聚。擅自斥逐。此風不可長。宜加嚴誅。以懲來者。

以劉瞻字幾之。桂陽人。同平章事。

先是蕭寘復之孫。五年四月相。高璩字瑩之。少逸兄。元裕子。六年四月相。徐商六年六月相。于琮八年七月相。相繼同平章事。寘璩在位皆不久卒。商至是出爲荆南節度使。瞻素有清節。劉瑑作相。以宗人遇之。薦爲翰林學士。商既罷。瞻遂相。

秋八月。賊將張元稔以宿州降。引兵進平徐州。

初龐勛怒梁丕殺姚周使張元稔代之以其黨張儒張實等將城中兵數萬拒官軍至是康承訓乘勝進抵宿州攻之不能克遣辯士招諭之元稔嘗戍邊有功雖脅從于賊心常憂憤召所親數十人謀歸國衆多從之乃勒兵斬儒等開門出降承訓卽宣敕拜御史中丞賜遺甚厚元稔復言今舉城歸國四遠未知請詐爲城陷引衆趣符離及徐州賊黨不疑可盡擒也承訓許之元稔復入城暮發平安火明日積薪數千束縱火焚之如城陷軍潰之狀直趣符離符離納之斬其守將收其兵北趣徐州圍之諭城上人曰朝廷唯誅逆黨不傷良人汝曹奈何爲賊城守于是守城者稍稍棄甲投兵而下崔

彥曾故吏路審中開門納官軍。龐勛直許佶自北門出。元稔遣兵追斬之。悉誅戍桂州者。親屬皆死。徐州遂平。勛將兵二萬自石山即石佛山。在徐州府銅山縣南。出。承訓引步騎八萬西擊之。使朱邪赤心將數千騎爲前鋒。勛襲宋州。陷其南城。南掠亳州。沙陀追及之。官軍亦大集。縱擊殺賊近萬人。餘皆溺死。勛亦死。數日乃獲其屍。賊諸寨皆殺其守將而降。賊既平。張元稔入爲右驍衛大將軍。康承訓爲河東節度使。加同平章事。杜慆爲義成節度使。

冬十月。以朱邪赤心爲大同軍節度使。賜姓李。名國昌。辛讜爲亳州刺史。

上嘉赤心之功。置大同軍于雲州。注見前。以赤心爲節度

使召見賜姓名賞賚甚厚讜先在泗州犯圍出迎兵糧往返凡十二及除亳州上表言臣之功非杜慆不能成也（國昌尋徙鎮振武）

流陳蟠叟于愛州（注見前）

上荒宴不親庶政委任路巖巖奢靡頗通賂遺至德（唐縣五代吳改建德今屬池州府）令陳蟠叟上書言事召對請破邊咸一家可贍軍二年上問咸為誰對曰路巖親吏上怒流之自是無敢言者

庚寅十一年春正月羣臣上尊號

貶康承訓為恩州（唐置今肇慶府恩平縣是）司馬

路巖韋保衡上言承訓討龐勛時逗撓不進又貪虜獲

不時上功。貶之。

二月。南詔攻成都。

初鳳翔少尹李師望請置定邊軍。師望言。嶲州當南詔要衝。成都道遠。難以節制。請建定邊軍。屯重兵于嶲州。以邛州為理所。詔從之。即以師望為節度使。師望建議。徒利專制方面。其實邛距成都。百六十里。嶲距邛尚千里。其欺罔如此。已而南詔驃信酋龍。蠻語君也。傾國入寇。陷嘉。今四川嘉定府是。黎。雅。注見前。俱州。李福之鎮西川也。南詔遣清平官董成等詣成都。故事南詔使見節度使。拜伏于庭。成等以南詔已僭號。欲抗禮。福怒囚之。已劉潼代福。奏遣還國。于是南詔遣使來謝。李師望欲激怒南詔以求功。遂殺之。定邊將士怒師望貪殘。欲生食之。陰遣人致意南詔。教使入寇。師望以計免。詔以竇滂代之。滂貪殘更甚于師望。定邊大困。會蠻寇至。陷嘉州。滂禦之大渡河。諸將結陳將戰。滂單騎宵遁。蠻遂陷黎。雅。至是西川民聞蠻寇將至。爭走入成都。市里皆滿。人所占地。不過一席許。雨則戴箕盎自庇。城中井為之竭。取摩

訶池泥寸。澄而飲之。池。舊在成都府城內。今堙。摩訶節度使盧耽。與前瀘州唐置。今隸四川刺史楊慶復。共修守具。選將校。募驍勇之士。厚給糧賜。得三千人。號曰突將。蠻進軍定邊北境。耽遣使致書其用事之臣。杜元忠。問所以來之意。蠻以耽待之恭。爲之盤桓。由是成都守備粗完。蠻進陷雙流。隋縣。今屬成都府。抵成都。時興元。鳳翔。援軍已至漢州。會竇滂奔漢州。自以失地。欲西川相繼陷沒。以分其責。每遇援軍。輒說以蠻衆多于官軍數十倍。諸將皆不敢進。漢州。唐置。今屬成都府。越數日。蠻合梯衝四面攻城。楊慶復等悉力拒守。帥突將出戰。俘斬二千餘人。焚其攻具。蠻稍卻。蜀人素怯。突將利于厚賞。勇氣自倍。其不得出者。皆憤懣求奮。朝廷以顏慶復爲東川節度使。援蜀諸軍。皆受節制。貶竇滂康州司戶。**目**顏慶復至新都。漢縣。今屬成都府。蠻分兵來拒。慶復擊破

之將軍宋威繼至，會戰，蠻軍又大敗。威遂進軍，距成都二十里。方成都圍急，盧耽請遣使與蠻和，詔以大僕卿支詳為宣諭通和使。詳至，蠻遣使迎之，詳謂曰：受詔約和，冀不犯成都也，今矢石晝夜相交，何謂和乎。既而蠻屢敗，數遣使請和，城中依違答之。蠻益急攻城，會官軍已至城下，蠻夜燒攻具遁去，比旦，官軍乃覺。威飯士欲追之，顏慶復忌其功。朝廷使顏慶復救成都，命威為後繼，威乘勝先至城下，故慶復疾之。牒威還漢州。蠻至雙流，阻水狼狽，造橋三日乃得過，蜀人甚恨之。然自是成都有備。成都舊無壕塹，顏慶復始教築壅門城，穿塹引水滿之，又植鹿角，分營鋪。壅門，城門之外別築牆以遮城門，謂之壅門。鹿角，斬木為之，環列于城外，以限衝突。營，士卒所居；鋪，候望所守。蠻亦不復來犯矣。西川牙將以功補官者，堂帖人輸堂例錢三百緡，貧者苦之。堂帖，沈括曰：唐中書指揮事，謂之堂帖。

夏四月，以韋保衡同平章事。曹確罷，保衡代。

保衡以右拾遺尚主。尋遷翰林學士。至是纔歲餘。遂相。

秋八月。魏博殺其節度使何全皞。

全皞年少。驕暴好殺。軍中作亂。全皞單騎走。追殺之。何自進滔得魏博。至全皞。傳三世。四十二年而滅。推大將韓君雄魏州人爲留後。成德節度使王景崇爲請旌節。詔許之。君雄後賜名允中。乾符初卒。子簡爲留後。

同昌公主卒。貶劉瞻爲驩州司戶。溫璋爲振州唐置。治寧遠。故城在今崖州。司馬。

同昌公主卒。謚文懿。上痛悼不已。殺醫官二十餘人。收其親族三百餘人繫獄。宰相劉瞻召諫官言之。莫敢進。乃自奏之。畧曰。修短之期。人之定分。昨公主有疾。醫官非不盡心。而禍福難移。竟成蹉跌。械繫老幼。物議

瀕愛厚殉其繆自不待言然如百二十輿三十餘里云云猶暴殄情事所有至所云舞罷珠璣覆地則理所必無夫數百人之首飾安得如許雜寶即誠有之亦豈能覆三十里之遠蓋斯云紂之不善作史者形

沸騰奈何以達理知命之君涉肆暴不明之謗上覽奏不悅。瞻又與京兆尹温璋等力諫。上大怒叱出之。瞻尋罷為荆南節度使。璋貶振州司馬。璋歎曰。生不逢時。死何足惜。仰藥卒。韋保衡又與路巖共譖瞻云。與醫官通謀投毒藥。貶康州刺史。翰林學士承旨鄭畋草制曰。安數畝之居。仍非已有。卻四方之賂。惟畏人知。巖謂畋曰。侍郎乃表薦劉相也。坐貶梧州刺史。畋字台文。滎陽人。鄭巖素與瞻議論不協。既貶猶不快。閱十道圖以驩州去長安萬里。再貶之。明年正月。葬同昌公主。服玩每物皆百二十輿。錦繡珠玉。輝煥三十餘里。樂工李可及作歎百年曲。舞者數百人。以雜寶為首飾。絁八百匹為地衣。舞罷。珠璣覆地。

冬。十一月。以王鐸同平章事。鐸字昭範。播從子。

鐸韋保衡及第時主文也。唐禮部校文主司。謂之主文。保衡緣恩倖

容而甚其辭耳

輔政。以由鐸得進士。事之甚謹。然鐸素薄保衡。保衡亦病鐸在政府。持其事不得肆。遂譖之。鐸後出爲宣武節度使。鐸罷相在十四年六月

復以徐州爲感化軍。

先是。徐州賊平。置徐泗都團練防禦使。既而餘賊相聚閭里爲羣盜。上用廷臣議。太子少保李膠等言。使名雖降。兵額尚存。以爲支郡則糧餉不給。分隸別藩則人心未服。宜有更張。庶爲兩便。從之。徐州仍爲觀察使。統徐濠宿三州。泗州別爲團練使。割隸淮南。至是復以徐州爲節度使。名感化軍。

辛卯　十二年。夏四月。路巖罷。

巖與韋保衡素相表裏。勢傾天下。時目其黨爲牛頭阿旁。言如鬼陰惡可畏

也。旣而爭權有隙。保衡遂短巖于上。出鎭西川。巖出城。

瓦礫擲之。巖謂權京兆尹薛能曰。臨行煩以瓦礫相餞。能曰。向來宰相出。府司無例發人防衛。巖甚慙。薛能。字大拙。汾州人。

五月。上幸安國寺。

賜寺僧沈檀講坐二。各高二丈。設萬人齋。

冬十月。以劉鄴同平章事。

鄴素附韋保衡。路巖。巖旣罷。鄴以禮部尚書相。仍判度支。

壬辰　十三年。春正月。幽州節度使張允伸卒。

允伸鎭幽州二十三年。勤儉恭謹。邊鄙無警。上下安之。得疾。請委軍就醫。許之。以其子簡會爲留後。允伸病甚。

表納旌節而卒已而平州刺史張公素范陽人以兵來會喪公素素有威望爲幽州人所服簡會懼奔京師詔以公素爲留後尋授節度使

二月于琮罷以趙隱字大隱京兆奉天人同平章事夏五月貶琮爲韶州刺史

琮爲韋保衡所譖罷相再貶韶州琮妻廣德公主上之妹也與琮偕之韶行則肩輿門相對坐則執琮之帶琮由是獲全時諸公主多驕縱惟廣德動遵法度事于氏宗親無不如禮內外稱之

秋七月以李璋爲宣歙觀察使

韋保衡欲以其黨裴條爲郎官憚左丞李璋方嚴恐其不放上郎官除授非人丞得糾劾不令上官先遣人達意璋曰朝廷遷除

不應見問保衡怒出之

八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卒以其長史曹義金代之是後中原多故朝命不及回鶻陷甘州餘州亦爲羌胡所據

癸巳十四年春正月遣使迎佛骨夏四月至京師

上遣敕使詣法門寺迎佛骨羣臣諫者甚衆至有言憲宗迎佛骨尋宴駕者上曰朕生得見之死亦無恨及至京師儀衛之盛過于郊祀上降樓膜拜流涕霑臆迎入禁中宰相已下競施金帛因下德音降中外繫囚

秋七月帝崩普王儼（帝第五子）即位是爲僖宗

上疾大漸中尉劉行深韓文約立上少子普王儼爲皇

太子權勾當軍國政事。帝崩。太子即位。時年十二。

八月。關東河南大水。

九月。貶韋保衡爲賀州刺史。尋賜死。

冬十月。以蕭倣同平章事。

倣前鎮義成。治滑州河患。民賴以安。入爲兵部尚書。至是遂相。

僖宗皇帝

甲午　乾符元年春正月。關東旱饑。

翰林學士盧攜字子升鄭州人上言曰。國家之有百姓。如草木之有根柢。若秋冬培溉。則春夏滋榮。今關東旱災所至皆饑。人無依投。待盡溝壑。其蠲免餘稅。實無可徵。而州縣督趣甚急。動加捶撻。雖撤屋伐木。雇妻鬻子。止可供

所由謂督催之吏奉酒食之費。未得至于府庫也。朝廷儻不撫存百姓。實無生計。乞敕州縣一切停徵。仍發義倉亟加賑給。敕從其言。而有司竟不能行。

賜路巖死。

巖先貶新州注見前刺史。巖喜聲色遊宴。在西川。委政于親吏邊咸、郭籌。軍中不安。坐貶。在道削官長流儋州。注亦見前尋賜死。巖之爲相也。密奏三品以上賜死。皆令使者剔取結喉三寸以進。驗其必死。至是自罹其禍。所死之處。乃楊收賜死之榻也。邊咸、郭籌皆伏誅。初巖自淮南崔鉉幕府。入爲御史。不出長安。十年至宰相。其入翰林也。鉉聞之曰。路十已入翰林。如何得老。果如其言。

二月。葬簡陵。在西安府富平縣西北。

賀善贊曰。懿宗即位十四年。無一善可紀。是以內盜迭興。南詔再亂。民逐其上。而唐室大壞矣。

夏。五月。以劉瞻同平章事。秋。八月。卒。

瞻之貶也人無賢愚莫不痛惜及還長安兩市人率錢雇百戲迎之瞻聞之改期由他道而入初瞻南遷劉鄴短之于韋路至是鄴懼延瞻置酒瞻歸而卒人以爲鄴鴆之也

以崔彥昭字思文羣從子同平章事

自楊收路巖韋保衡皆以朋比受賂得罪及是蕭倣秉政彥昭輔之頗革前弊彥昭察而不煩時論稱之

冬十月劉鄴罷以鄭畋盧攜同平章事

蕭倣崔彥昭素惡鄴故罷畋攜同時並相

十一月羣臣上尊號

濮州人王仙芝作亂

自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斂愈急關東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爲盜所在蜂起州縣兵少人不習戰每與盜遇官軍多敗是歲王仙芝聚衆數千人起于長垣（漢縣今屬大名府）

乙未二年春正月以高駢爲西川節度使

先是南詔寇大渡河遂陷黎州入卭崍關（在雅州府榮經縣西寰宇記關約山據險）控扼蕃夷要害成都大震驃信遺節度使牛叢書云欲入見天子面訴冤抑今假道貴府留止數日叢素懦怯欲許之楊慶復以爲不可斬使者留二人遣還授以書詈辱之蠻兵乃退詔高駢詣西川制置蠻事尋以爲節度使駢至劍州先遣使開成都門或諫曰蠻寇逼近萬

駢初至西川諸事頗中機暑頹漫信妖術焚紙散豆遂啗軍士之心且停廩省官復濟以嚴酷浸致突將譟亂膀謝既乖大體擧戮濫及多人豈良將所爲哉

一豨突。奈何。駢曰。蠻聞我來。逃竄不暇。何敢輒犯成都。今春氣向暖。數十萬人蘊積城中。將成癘疫。不可緩也。使者至。縱民出城。各復常業。民大悅。蠻方攻雅州。聞之。遣使請和。引去。駢發兵追至大渡河。殺獲甚衆。擒其酋長數十人。修復邛崍關大渡河。諸城柵各置兵數千戍之。自是蠻不復入寇。蠻之寇大渡河也。防河兵馬使黃景福再戰再勝。會蠻發國中兵繼至。景福力戰無救。軍遂潰。至是。高駢責景福失守。斬之。楊慶復所募突將。以守成都功。優給右職。駢悉令納牒。停其廩給。突將皆憤怨。駢好妖術。每發兵。焚紙畫人馬。散小豆。曰。蜀人懦怯。今遣元女助兵。軍士恥之。駢又停省吏官。刑罰嚴酷。由是突將因之作亂。大譟入府。駢走匿廁間。監軍遣人招諭。許復職名廩給。乃肯還營。駢膀謝突將。而陰籍其名。尋使人掩捕殺之。老幼無遺。凡數千人。

以田令孜蜀人。本姓陳氏爲中尉

上之為普王也。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及即位。使知樞密。遂擢為中尉。上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為阿父。令孜頗讀書。多巧數。納賄除官。不復關白。每見。常自備果食。與上對飲啗。上與內園小兒狎昵。賞賜動以萬計。府藏空竭。令孜說上籍兩市商貨。悉輸內庫。有陳訴者。付京兆杖殺之。宰相以下。鉗口不敢言。

浙西鎮遏使王郢作亂。

先是。趙隱出鎮浙西。（在元年二月。）鎮遏使王郢等有戰功。隱賞以職名。而不給衣糧。郢等遂刦庫兵作亂。收衆萬人。攻陷蘇常州。泛江入海。轉掠二浙。南及福建。大為人患。（後裴璩為浙西節度使。密招郢黨降之。散其徒六七千人。郢收餘衆走明州。鎮遏使劉巨容射殺之。餘黨皆平。）

裴璩。諝從曾孫。劉巨容。徐州人。

夏五月同平章事蕭倣卒。六月以李蔚（字茂休。隴西人。）同平章事。

時天下盜起。宦官持兵柄。倣以鯁直見忌。及卒。蔚代之。

王仙芝陷濮曹州。冤句（漢縣。金廢。故城在今曹州府菏澤縣。）人黃巢聚衆應之。

仙芝及其黨尚君長。攻陷濮曹州。天平節度使薛崇出兵擊之。不利。冤句人黃巢善騎射。喜任俠。麤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與仙芝共販私鹽。至是聚衆應之。攻剽州縣。民之困于重斂者。爭歸之。數月之閒。衆至數萬。

秋七月大蝗。

飛蝗蔽日。所過赤地。京兆尹楊知至（汝士之子。）奏蝗不食稼

中唐以來惟元和奮發有爲餘皆孱弱不振致藩鎮跳梁亂軍狂猘殆無虛日

皆抱荆棘而死。宰相以下皆賀。

冬。十月。貶董禹爲柳州司馬。

右補闕董禹諫上遊畋擊毬。上賜金帛以褒之。邠寧節度使李侃。奏爲假父求贈官。侃爲宦者假子。禹上疏論之。語侵宦官。樞密使楊復恭本姓林氏。爲楊欽義養孫。等訴于上。遂坐貶。

十二月。以宋威爲諸道行營招討使。

王仙芝寇沂州。平盧節度使宋威。請帥兵討賊。故有是命。仍詔諸道兵並取處分。

丙申 三年。春正月。天平軍亂。詔本軍宣慰之。

天平軍遣將士張晏等。救沂州還。聞北境有盜。使留扞禦。晏等不從。諠譟趣府。都將張思恭出城慰諭。然後定。

朝廷蒿目誰何漸成痿痺之勢胡三省以姑息責之其說似是而非蓋姑息云者能制而不制之謂若唐室陵夷直是畏首畏尾自顧不暇詎止優柔貽患而已哉

詔本軍宣慰。無得窮詰。胡三省曰。唐自中葉以來。姑息藩鎮。至其末也。姑息亂軍。遂陵夷以至于亡。

二月。令天下鄉村各置弓刀鼓板。以備羣盜。

三月。崔彥昭罷。以王鐸同平章事。

彥昭罷為太子太傅。鄭畋數推鐸。遂以左僕射復相。

夏五月。以李可舉為盧龍節度使。

初。可舉父茂勳。回鶻阿布思之裔。以軍功賜姓名。逐張公素而代之。至是。茂勳致仕。請以官授可舉。從之。

六月。雄州唐置。後廢。故城在寧夏府靈州。地震裂。水涌出。

壞州城及公私廬舍皆盡。

秋七月。宋威擊王仙芝于沂州。大破之。

宋威擊王仙芝。大破之。仙芝亡去。威奏仙芝已死。縱遣諸道兵。百官皆入賀。居二日。州縣奏仙芝尚在。攻剽如故。時兵始休。詔復發之。士皆憤怨思亂。仙芝尋陷汝州。又陷陽武。鄭州。復攻唐鄧。

詔忠武節度使崔安潛（字進之。慎由弟。）發兵討王仙芝。

九月乙亥朔。日食。

冬。十二月。王仙芝寇淮南諸州。

鄭畋上言。自沂州奏捷之後。仙芝愈肆猖狂。屠陷五六州。瘡痍數千里。宋威衰病。殊無進討之意。曾元裕望風退縮。崔安潛威望過人。張自勉驍勇良將。宮苑使李瑑。西平王晟之孫。嚴而有勇。請以安潛爲行營都統。瑑爲

招討使代威自勉爲副使代元裕上頗采其言

以王仙芝爲神策押牙不受

王仙芝攻蘄州以書與刺史裴渥約斂兵不戰渥許爲之奏官開城延仙芝及黃巢輩入置酒厚贈之表陳其狀詔以仙芝爲左神策軍押牙仙芝甚喜黃巢以官不及已大怒曰始者共立大誓橫行天下今獨取官而去使此五千餘衆安所歸乎因毆仙芝傷首其衆諠譁不已仙芝遂不受命大掠蘄州分其軍三千餘人從仙芝及尚君長二千餘人從巢分道而去

丁酉四年春二月南詔酋龍死子法立請和許之

酋龍爲邊患殆二十年及是死子法立好畋獵酣飲委

國事于大臣。嶺南西道節度使辛讜奏南詔請和。且言諸道兵戍邕州歲久。餽餉疲弊。請許其和。使羸瘵息肩。詔許之。但留荆南宣歙數軍。餘減六七。先是高駢奏遣僧景仙託遊行入南詔。說諭酋龍。許以公主妻之。時駢方築成都羅城。恐蠻寇驚役。又以蠻俗尚浮屠。故遣景仙往。酋龍果禮之。信用其言。已而法立。請和親。無表。但令督爽牒中書請爲弟。而不稱臣。禮部侍郎崔澹等言。南詔驕僭無禮。高駢不達大體。因一僧咕囁。卑辭誘致其使。若從其請。恐垂笑後代。駢上表與澹等辨。詔諭解之。後辛讜復遣攝巡官徐雲虔如南詔。牒使稱臣。奉表貢方物。法見雲虔。與抗禮。謂曰。南詔已與唐約爲兄弟。不則舅甥。何表貢之有。雲虔曰。驃信之先。由大唐之命。得合六詔爲一。恩德深厚。中間小忿。罪在邊鄙。今驃信欲修舊好。豈可違祖考之故事乎。順祖考。孝也。事大國。義也。息戰爭。仁也。審名分。禮也。四者皆令德也。可不勉乎。驃信待雲虔甚厚。比還。授以木夾二。一上中書門下。一牒嶺南西道。然猶未肯奉表稱貢。崔澹。博陵人。督爽。南詔有慕爽琮爽等官。分理諸務。其相督之。木夾。所以夾文書者。

夏。四月。壬申朔。日食。

秋。七月。王仙芝黃巢圍宋州。

仙芝陷鄂州。巢陷鄆州。沂州。至是。合軍圍宋威于宋州。將軍張自勉將忠武兵七千救之。殺賊二千餘人。賊解圍遁去。王鐸盧攜。欲使自勉以所將兵受宋威節度。鄭畋以爲威與自勉素有疑忿。若在麾下。必爲所殺。不肯署奏。遂皆求罷免。不許。

鹽州作亂。逐刺史王承顏。詔貶承顏象州唐置。今屬柳州府。司戶

承顏素有政聲。以嚴肅爲驕卒所逐。朝廷與貪暴致亂者同貶。時人惜之。

冬。十一月。王仙芝遣尚君長請降。宋威執之以獻。斬之。

招討副都監楊復光。閹人。宦官楊玄价養子。遣人說諭王仙芝。仙芝遣尚君長等請降。宋威遣兵劫取以獻。奏與戰生擒。復光奏君長實降。詔御史鞫之。竟不能明。遂斬之。

江州刺史劉秉仁斬賊帥柳彥璋。

彥璋。王仙芝別將。襲陷江州。執刺史陶祥。使上表請降。敕以彥璋為將軍。令衆散。以劉秉仁為刺史。彥璋擁衆。剽掠如故。至是秉仁乘驛之官。單舟入賊水寨。彥璋出不意。即迎拜。秉仁斬之而散其衆。

戊戌五年春。正月。王仙芝寇荊南。

王仙芝寇荊南。節度使楊知溫。知至之兄。不設備。賊陷羅城。知溫猶賦詩。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自將救之。時有沙

陀五百在襄陽福與之俱至荆門（唐縣五代高氏于此置軍元改爲州今屬安陸府）遇賊沙陀縱騎奮擊破之仙芝聞之焚掠而去死者什三四。

招討副使曾元裕大破王仙芝于申州詔以爲招討使張自勉副之。

先是鄭畋與王鐸盧攜爭論用兵于上前畋不勝退上奏曰自王仙芝俶擾崔安潛首請討之賊不敢犯其境又以兵授張自勉解宋州圍使江淮漕運流通不輸寇手今罷自勉而以所將兵七千人隸宋威威復奏加誣毀若勍寇忽至何以枝梧臣請以四千人授威餘三千人使自勉將之守衛其境盧攜不以爲然上不能決畋

復上言。宋威欺罔朝廷。敗衄狼籍。宜正軍法。不從。至是元裕大敗仙芝。殺萬人。招降散遣者亦萬人。乃罷威。而以元裕爲招討使。自勉副之。

大同軍亂。殺防禦使段文楚。推李克用爲留後。

振武節度使李國昌之子克用爲沙陀副兵馬使。戍蔚州。時河南盜賊蜂起。雲州沙陀兵馬使李盡忠與牙將康君立。興唐人。薛志勤。即薛鐵山。奉誠人。程懷信。李存璋。字德璜。雲州人。等謀曰。今天下大亂。朝廷號令。不復行于四方。此乃英雄立功名取富貴之秋也。李振武功大官高。名聞天下。其子勇冠諸軍。若輔以舉事。代北不足平也。衆以爲然。會代北薦饑。漕運不繼。防禦使段文楚頗減軍士衣米

軍士怨怒盡忠遣君立潛詣蔚州說克用起兵除文楚而代之克用曰吾父在振武侯我稟之君立曰今機事已泄緩則生變于是盡忠夜執文楚繫獄克用率其衆趣雲州行收兵衆且萬人盡忠送符印請克用爲留後而殺文楚克用遂入府視事表求敕命朝廷不許國昌上言請速除防禦使若克用違命臣請帥本道兵討之終不愛一子以負國家朝廷乃以盧簡方爲防禦使詔國昌語克用令迎候如常儀除克用官必令稱愜李克用始此

二月曾元裕大破王仙芝于黃梅黃梅縣今屬黃州府斬之

元裕大破仙芝殺五萬餘人斬仙芝首傳京師餘黨散

國昌謬託公忠旋抗朝命奸雄情狀固然然爾時謀國者始憑國昌之奏而後敢除防禦支慮克用之拒而即以節度畀國昌恇怯無主早已爲所輕豈安得不釀成跋扈邪

去。

黃巢自稱衝天大將軍。陷沂濮。掠宋汴。

巢方攻亳州未下。尚讓帥仙芝餘衆歸之。推巢號衝天大將軍。改元王霸。署官屬。攻陷沂濮。掠宋汴。尋又陷虔吉饒信等州。信州。今廣信府是。唐置。虔州。吉州。饒州。注俱見前。

夏四月。以李國昌爲大同節度使。國昌不奉詔。

朝廷以克用據雲中。以李國昌爲大同節度使。以爲克用必無以拒也。國昌欲父子并據兩鎮。得制書毁之。殺監軍。與克用合兵。進擊寧武。寧武軍名。今寧武府是。及岢嵐軍。今太原府岢嵐州是。

詔河南貸商稅富人錢穀。除官有差。

詔以東都軍儲不足貸商旅富人錢穀以供數月之費仍以空名告身賜之時連歲旱蝗寇盜充斥耕桑半廢租賦不足故有是命

五月鄭畋盧攜罷

鄭畋盧攜議南詔事時南詔遣使請和攜欲和親畋不可攜怒拂衣起袂罥硯墮地破之上聞之曰大臣相詬何以儀型四方遂皆罷之

以豆盧瑑字希真河南人崔沆字内融鉉之子同平章事

是日宣麻大風雷雨拔樹識者知其不終云時宰相有好施者嘗囊錢自隨行施匄者每出襤褸盈路有朝士以書規之曰今百姓疲弊寇盜充斥相公宜舉賢任能紀綱庶務捐不急之費杜私謁之門使萬物各得其所何必如此行小惠乎

六月。以高駢爲鎮海節度使。

王仙芝餘黨剽掠浙西。朝廷以高駢先在天平有威名。仙芝黨多鄆人。乃徙駢鎮浙西。

秋七月。黃巢寇宣州。入浙東。注見前。

黃巢寇宣州。觀察使王凝字成庶翃曾孫。拒之。巢攻城不克。乃引兵入浙東。開山路七百里。攻剽福建諸州。

冬十月。河東昭義合兵討沙陀。大敗。昭義節度使李鈞業之子。戰死。

十二月。曹師雄寇掠二浙。

王仙芝餘黨曹師雄。寇掠二浙。杭州募兵。使石鏡鎮名在臨安縣南以石鏡山名。後改山爲衣錦山。都將董昌臨安人。等將以討之。臨安

人錢鏐字具美以驍勇事昌為兵馬使。錢鏐事始此。



